

第一章：“这些都是从哪来的？”

“……直到我学了基因学和胚胎学，思想中的谜团才终于散开。许多年来，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在黑暗中蹒跚的孤儿，而现在可以确信有一位上帝的存在。后来我逐渐明白上帝一直在我的人生道路中指引着我，即便是在我最痛苦、看似毫无希望的时候，他仍然像一位父亲一样看顾我。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上帝带着父亲的爱心，要将我引到真理的面前。”

“我无法相信！”小王如坐针毡，思考中的表情极为严肃。

何教授轻轻地点了点头，十分平静地说：“除非你被完全说服一件事情是真实的，否则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事。我想你现在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要，让你不能忽略，你不得不去寻找答案。”

小王开始深思，一语不发地盯着地板，不禁皱起了眉头。确实是这样，他无法安于没有答案的现状。他觉得自己像是陷入了圈套，现在倒是希望自己没有来，没有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小李诚恳地看着他，说：“你说你想要寻找真理，难道你要轻易放弃么？多少看一看这些证据，了解一下吧。”

小王抬头看了看他的舍友，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他注意到小李那副黑框眼镜后面凝视的眼神。“我当然要真理，但是我不会轻易被说服的。”小王转过来说：“何教授，请继续，不好意思打断您了。”

“没事。”

面对着两个稚嫩的面庞，坐在工作椅上的何教授静默而诚恳，他向前倾了倾身子，皱纹缓缓地疏开。他微笑着看着小王，眼神里流露出对他的理解。

“其实，我以前也很像小李。当我没有太多思考的时候，我的生活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每当我问自己，我为什么存在，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时，我就寻不着答案。”

小李点了点头，很赞同。但是小王又不知不觉地陷入愁容。“有必要知道我为什么存在么？”他略带挑衅地问，但又试图掩盖自己心里极为不满的情绪。

“因为上帝造你时就在你心里注入了对目的和意义的追求，这也就是你渴望知道你为什么会存在的原因。我知道你现在还不认识上帝，但是他才是你问题的真正答案。

“后来我发现，有三个问题十分揪心：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存在？我要往哪里去？那时我也是无神论者，所以能有的答案就是唯物主义。我从哪里来？答案是：你是从猿猴偶然进化而来的，而猿猴从鱼进化而来，鱼又是从细菌进化而来的；我为什么存在？为了生存——但是最后的结局肯定是失败的；我要去哪里？目的地是死亡和虚无。所以我又问，既然如此，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只有一片静默。”

“这和我情况完全吻合！”小李说。小王则静静地听着。

何教授继续说：“所以我呢，就在无神论的监狱里，被监禁在唯物主义的牢房里，手脚被进化论的锁链紧锁着。我找不着生命的意义，活着一天比一天更痛苦。

“直到有一天，因为上帝的恩典，我接触了一些批判进化论的科学证据。有生以来第一次，我看着手脚上的进化论锁链然后问自己，‘你怎么知道这些是真实的？’，这就开始了我的越狱过程！”

“所以你就决定要相信是上帝创造了一切？”小王问。

“绝非如此，我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才被说服的。”

小王略带敌意地说“让我看看上帝，我就马上相信他！”

何教授脸上闪出一道笑容，他回答说，“如果有人可以给你看上帝，无论如何不要相信他！你眼睛所能看见的都是物质性的东西，是通过光从物质反射而来的，而你的造物主绝对不是一堆物质！敬拜物质，那是迷信，这你应该赞同吧？”

“是，我当然不会迷信。但是你的上帝也不一定是真的啊，你的那个‘上帝’是不客观的唯心主义，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你怎么知道他存在呢？”

“我可以从他的造物推断出他的存在。如果你不介意，我想给你看一节圣经中的经文，这段经文对此做了合理的总结。”

“好啊。”

何教授打开他那本有些磨损的厚圣经，快速地翻过那泛黄的纸页，停在了布满笔迹留痕，褪色的一页，然后开始背诵页面的经文：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其实自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罗马书》1:19-20 新译本]

这段经文说的是，当我们看到这个自然界‘从他所造的万物’，就能做出三个推论：

1. 有一位创造者；
2. 他有超自然的能力，即：经文所称的‘永恒的大能’；
3. 他不属于我们的物质—能量—空间—时间的宇宙，他的存在是与物质相独立的。并且，很明显他也不属于人类精神的范围，即：经文中说的‘神性’。

如果我们诚恳地观察周围的宇宙万物，就会得到三个结论。”

“怎么会？”小王感叹道。

“你从未考虑过吧！”小李回应道，“你看周围的大自然，多么奇妙，怎么能……”

“主观的唯心主义！大自然是自然现象……”

“你没有想……”

何教授抬起手，“你们俩慢慢来，我们还是仔细观察周围的证据吧。从逻辑上来说，要证明一个东西的存在至少有两个渠道，其一是直接看到它，就像一个人走进房间，我们就能看到他，也能听得见他的声音，还能和他握手；另一个渠道就是，看见它在其他事物上所产生的效果，好比电流通过电灯。当我们打开电灯，我们看不到电流在电线里流动，电流是电子在流动，而电子也是肉眼所看不见的。但是我们能看见电流在灯里所产生的效果，也就是使灯可以发光。

“这和上帝是同一个道理，我们看不见他，他本身也是无形的。我们所看见的是他在世界上所产生的效果，从他所做的，我们就能够

推断出他的存在。”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可能有点抽象吧，举个例子，如果你走进一个没有人的厨房，而台面上放着一碗热腾腾的米饭，你认为米饭是从哪来的呢？”

“在我来之前，有人放那儿的吧。”

“是，肯定是。虽然你没有看见那个人，但是你看出了他行为的结果。这和上帝是一样的，你所看见的这个充满复杂生物的世界是他行为的结果。”

“但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已经知道那碗米饭是由人来盛的，你的上帝难道是盛饭的服务员么？”

“不，他是服务员创造者，也是米饭的创造者。我还有另一个例子，或许能帮助你理解。假设你有一次走在荒山里，看到一块碎石，你认为那碎石是从哪儿来的呢？”

“当然是那里本来就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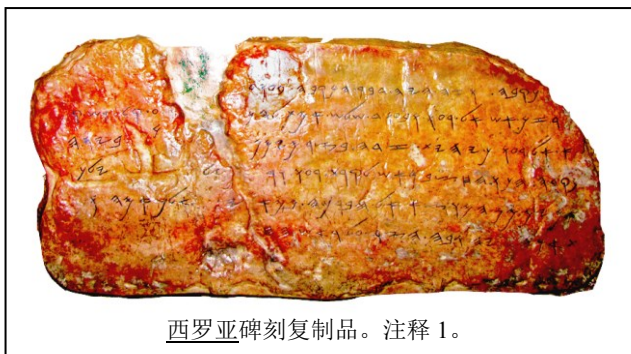
“如果你将石头翻过来，然后在另一面发现了这个呢？”

“很明显那是文字，肯定是有人刻在上面的。”

“是吗？你怎么不说是石头本来的纹理呢？你能辨识那些文字吗？”

“不，我不能辨识，但是它很独特，重复的纹理按直线被刻在光滑的石面上，很明显那是文字。”

“真的吗？你那么肯定它不是自然现象？或许你大概可以辨识是什么语种吧。”



“不能，但是我能辨识这是文字，因为只有人类才使用文字，有可能是甲骨文吧。”

“其实，

这是古希伯来文的碑刻，是公元前七百年前，在犹太王希西家挖的地下水道中找到的。¹ 圣经里有这位王的相关记载，而这石头上面记录的是当时如何挖水道的内容。你一看就能肯定这是文字，是被记录的信息，并且你还肯定那不可能是个自然现象，而是有人刻上去的。虽然你可能没有见过这些人，但你通过看到他们行为的结果，就是被刻在石头上的字，就能肯定他们存在过。”

“好吧，但这个和信仰上帝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从上帝的创造物中就能推断出上帝的存在。”

“但这还是不一样啊！我们知道人是会写字的，但是你的上帝有没有刻过一块石碑呢？”

“曾经有一次他刻了一块石碑，虽然那石碑没有被保存下来，但是我们确实有他书写的东西。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就是由上千页写在基因里的信息组成的，你的基因就是信息，而信息不会是偶然现象——不是在古老的水道中，也不是在人的细胞中！”

“所以我们回到进化论了！”

“是的，进化论神话是我们首先需要解除的锁链，不然我们就走不出唯物论的牢房了。我要用自然科学来破除这些锁链，现代科学是创造论的最大帮手。只要我们客观地去面对大自然，就会发现它毫无疑问是被设计的。

“其实，虽然无神论的确会把人带上绝望，但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它本来就不是真实的。唯物论和无神论的世界观不能给我们任何关于起源问题的科学解释，也不能令我们理性地看问题。唯物论和无神论不能解释宇宙从哪儿来，生命从哪儿来，也不能解释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从哪儿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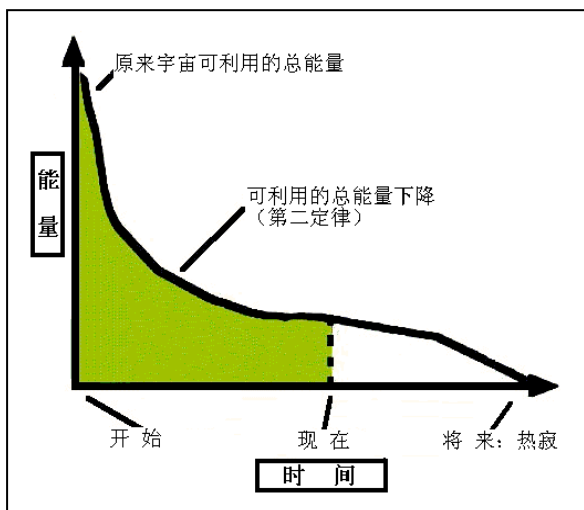
宇宙的起源

“我们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宇宙最初源自于哪里？无神论的科学家曾经认为宇宙是永恒的，但是到二十世纪初期，人们发现圣经所说的才是正确的：宇宙有一个起源。证实这个事实的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叫做熵。熵所阐述的是宇宙中的可利用能源在不断减

少。”

“但是我一直以为物质和能量是无法被消除的，它们只会互相转换。”

“你说得对，物质和能量是无法被消除——热力学第一定律——但是可利用的能量在宇宙



中是不断减少的。简单来说，熵指的就是宇宙中热的部分在变冷，而冷的部分又在升温，就像冰块在温水中融化一样。温水在变冷，冰块在变暖逐渐融化，一个例子就是太阳：它最终会熔化，它的热量会释放到巨大的寒冷太空中去，逐渐使它们微微变暖。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宇宙最终会平衡到一个很冷的温度，绝对温度4度(零下269摄氏度)，那就是物理学中讲的宇宙热寂。那时将没有办法把能量，即热量，集中起来，也就是说，不再存在可利用的能量。在宇宙中，可利用的能量是有限的，它最终将被耗尽。

“熵是物理学的基本定律，它应用于整个宇宙，同时在人类所有的科学观测中也能看到熵现象。如果我们不承认熵，那我们就没有所谓的科学。”

“这个我知道，但是这个怎么能证明宇宙有个起源呢？”

“如果宇宙没有起源，也就是说它是永恒的，那么它就已经存在无限的时间了，宇宙的历史——也是熵的历史——就会向过去无限延伸。无论我们选取任何一点作为‘现在’，在此之前都已经有无限的时间过去了。在无限的时间内，有限的能量早就用尽了。从此我们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我们所居住的宇宙一定有个起源，并且可利用能源从那时就开始减少。若不是这样，物理学就有了基础性的错误——

也就是说，自然科学都是错的！你相信物理学吗？”

“当然啦！物理是科学中最为客观的、也是最有证据的。”

“我也这样认为，所以我相信宇宙有个起源。”

“而你认为你的上帝是起源？”

“我们从逻辑上来分析吧，在这个物质宇宙中，现象必须有起因。宇宙存在着可利用能源，但是它又不能产生可利用能源——除非你不愿意相信我们每天观察的物理现象。所以可利用能源只能来自宇宙外的其他地方，来自不是我们这个质量、能量、时间、空间的宇宙，肯定有个起因。”

上帝的起源

“所以你认为你的上帝是本源，但是你的上帝又从来来？你说每个现象都有个本源，如果你的上帝使宇宙产生，那么谁使他产生呢？”

“问得好！我认识一基督徒，在他还不到十岁时就问过他妈妈上帝是从哪里来的，但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想了想，说：‘也许是个伟大的魔术师创造了上帝？’但问题又来了，是谁创造那个魔术师呢？在两千四百年前，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也发现了这是个无底洞，一个没有结果的无限倒退：不可能有无数的原因延伸到永恒的去，因为这样你就永远到不了‘现在’。”

“怎么会？”

何教授停顿了一会，想着怎么解释。他说：“把时间设想为一串多米诺牌，向过去和未来两头延伸。这些多米诺牌以每秒一张的速度倒下，每一张牌的倒塌既是前一张牌倒塌时撞击的结果，又是导致下一张牌倒塌的原因。如果宇宙是永恒的，那在过去已永远存在。那么截至 2000 年，多少张多米诺牌已经倒下？在‘永远’中，又有多少张多米诺牌，或说有多少秒？”

小王想了一会，最后回答说：“无限。”

“对，”何教授赞同：“那么，无限的多米诺牌倒落需要多少时间？换言之，无限秒的流逝需要多长时间？”

小王又想了一会，说：“你无法经过无限的一段时间，”于是承认

道：“无限意味着永远不能到达。”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宇宙不可能是永恒的。如果宇宙是永恒的，那我们就绝不能到达‘现在’，因为在此之前你得先经过无限，这就是无限倒退的不可能性。我们生活的这个物质-能量-时间-空间的宇宙不可能已经存在了无限顺序的时间、起因和结果。所以正如希腊哲学家很久以前就指出的那样，一定有个第一原因，一个没有前因的起因，即：一个我们在这物质宇宙观察到的因果关系链之外的起因。换句话说，必须先有一只使第一张多米诺牌倒下的手——从根本说，就是原本创造多米诺牌的手。”

小王反驳道：“也许世界是无缘无故，没有起因就开始了呢？”

“那是后现代主义，否认所有的科学和我们每天见到的所有物理现象，也抹煞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逻辑思维。我们每天都观察到宇宙中的结果会有起因，那是科学的基础。你相信科学吗？”

“相信……好吧，或许我说宇宙没有起因，这行不通；但您说您的上帝是没有起因的，您不也在否认科学吗？”

“我是说我们在这宇宙观察到的一切必定有个起因，这表达的全部意义是上帝在宇宙之外，因而也在因果关系链之外。”

小王停了下来，努力地思考了一会，他最后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逻辑上讲，需要一个宇宙之外的起因作为因果关系链的起点，物理也需要宇宙之外有最初的能量来源；但这也不能证明您的上帝存在呀！”

“也许还没完全证明，或许我们还在唯物主义的监牢里！但我们已经解开了一只脚上的锁链，有了进展。宇宙有个起点，这严重地打击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唯物主义或无神论都无法解释宇宙的起源。

“现在我们来解除另一只脚上的锁链。物质主义和进化论也无法解释生命的起源。”

生命的起源和亚细胞成份（氨基酸类、具体蛋白质）

小王不同意，摇了摇头：“好吧，宇宙的起源我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生命是怎么来的，它是进化来的，海洋中结构简单的化学物质

在经过上万年的雷打电击后形成了细胞。为了生存，简单的单细胞生物成为复杂的多细胞生物，它们进化成甲壳类动物，然后带脊椎的鱼类。通过变异、自然选择的过程，适者生存，它们进化为更高级的陆地动物，后来成为了生存在地上的各种活物。”

“是的，这是我们每天在课本中读到、在电视上听到的故事，但是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

“自达尔文之后，所有的科学家都在做相关的研究。难道你认为他们都错了，只有你是正确的吗？”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信从进化论的，当然在国内我们很少有此类信息，但是西方越来越多科学家，甚至包括一些不信上帝的科学家，开始质疑或反对进化论。”

“但是他们只是少数的狂想者。”

“虽然他们是少数，但是科学不应该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应该是追求真理的。在网上可以看到一千多位大多是博士的科学家，他们持这样的观点：

‘我们怀疑用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解释复杂生命的主张。应该鼓励对达尔文主义的证据进行细致的探究。’

(www.discovery.org)

虽然大部分‘智慧设计’运动的科学家们可能相信上帝，但他们中也有些不一定相信的。

“同时，也有很多信从创造论的科学家，他们当中有超过 600 人是自然或应用科学的博士和硕士，并是创造论研究协会的成员。他们尤其不相信进化论，而是相信上帝的特殊创造：

所有基本的生物，包括人，都是由上帝在第一个星期直接创造的，如在创世纪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创造的星期之后，生物发生的变化都是在所创造出种类本身的范围内产生的。

(www.creationresearch.org)

进化论绝不是所有科学家都赞同的‘科学事实’，如果对此稍稍进行一些研究，你就会证实我所说的了。

“为什么会有那么纯粹的科学家怀疑进化论呢？原因是我们每一年都会更明晰地发现进化论不能解释我们所看到的周围世界。进化论不能解释生命体的起源，连构成生命的化学物质，如 DNA 和蛋白质也无法解释；进化论无法解释功能性器官的起源，如眼睛、羽毛、和肺；进化论不能解释一些截然不同的生命类型的起源，如鱼类和鲸鱼、鸟类和恐龙；甚至连我们所观察到的化石记录也在质疑进化论。”

何教授停顿了一下，目光越过镜架，落到小王身上，“这都是些生硬的观点，你可能需要看到证据才会考虑接受。”

小王使劲地点了点头。

氨基酸

“让我们先从最基础的开始，众所皆知，生命是由细胞构成的，如果没有细胞就不会有生命。细胞内部是蛋白质——一种极为特殊、为生命必不可少的化学物质。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蛋白质是由长链的氨基酸合成的，如果没有氨基酸就没有生命，构成蛋白质的二十种氨基酸被称为筑造生命的砖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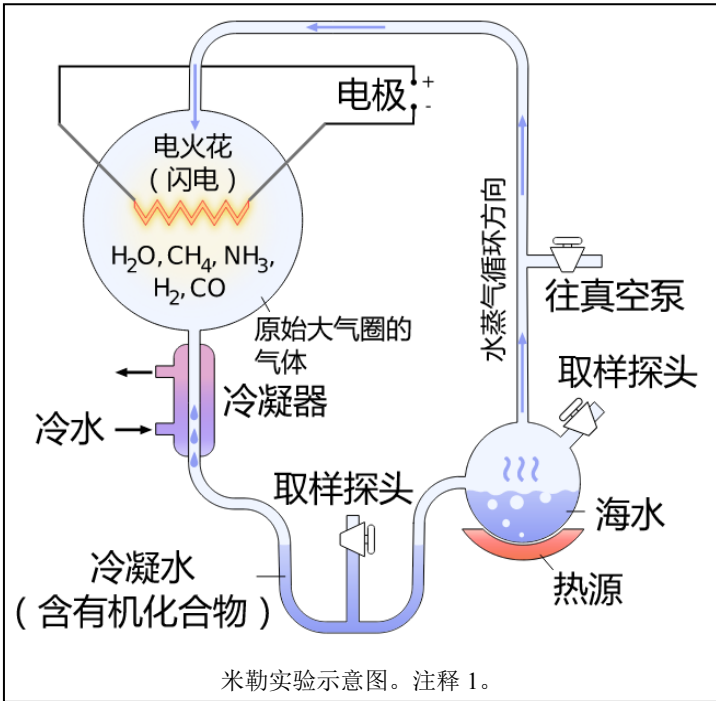
“在学校，我们所学的是，氨基酸是在原始的海洋中偶然形成的，我们看到一个米勒 U 形管的实验装置图。

“米勒假设地球早期有由氨、甲烷和氢构成的大气层，他将水蒸气和这些气体混合并将混合后的气体反复通过一个火花放电的装置。

“结果发生了不同的反应，然后他将那些有机混合体隔离，以免它们被进一步的反应所破坏。结果他得出了很少量的两种生物氨基酸和一些其他的化学物质，他接下来的实验也产生了一些其他种类的氨基酸。这就成为了一个说明氨基酸可以在地球早期自发形成的证据，我们能经常在我们的教科书中看到这种说法。

“这个实验或者类似的实验有什么问题吗？除了问题，没有其他的。

“1.用于这个装置中的化学反应物有问题。米勒先谨慎地从器皿中革除了游离氧，因为他知道游离氧会很快和任意一种有可能形成的氨基酸反应并将其破坏。几十年来，科学家承认在地球的大气中一直



都存在着游离氧，这是由最底层沉积岩的特性所得出的。² 一本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高中生物课本却忽视这一观点，并肯定地阐述道：‘在地球形成的初期，原始大气中不含游离氧……’。³ 然而即便在今天，很多其他的中国课本也出现类似的错误。

“2.能量的来源有问题。米勒的能量是微小温柔的火花放电，连续几天或几个星期重复地在同一位置放电，而这个所象征的应该是实际中的闪电。事实上，闪电的热量非常高，只可能破坏而不能产生氨基酸。即使我们相信氨基酸可能产生于大气中更为温和的电击力量，米勒他那连续在同一特定位置的火花放电所给出的能量可能要比海洋中一个固定点经过四百万年所得到的能量还要多。⁴ 这个和第三个问题有关。

“3.在实际的条件下，这些氨基酸很快就会被破坏。氨基酸是不稳定的化学物质，假设它们真的产生于我们所模拟的‘原始地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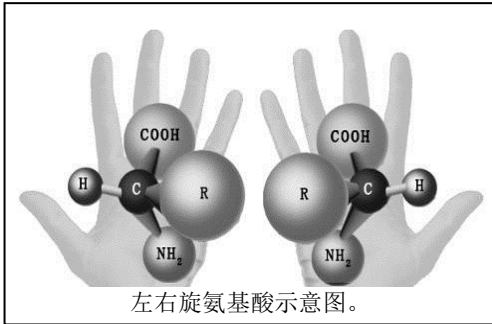
那它们和阳光、热量或其他化学物质的反应都会很快将自身破坏掉。米勒为了避免这一现象，在装置中加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可以在氨基酸被继续的反应破坏前就将他们隔离出来。⁵可是在现实世界中，单单阳光对氨基酸的破坏速度就大于氨基酸可能形成的速度了。这是连化学家也知道的事实，但他们也不愿意在课本中提起！

“4.那些产生的氨基酸(除了氨基乙酸)也绝对不可能是生命体的基础。氨基酸有两种形态，分别被称为左旋氨基酸和右旋氨基酸。米勒的实验和其他类似的实验都会产生几乎同等的两种氨基酸，但是生命体仅仅使用左旋氨基酸。⁶所有的蛋白质都是左旋的右旋的氨基酸，哪怕是一个，若被放到蛋白质中也会阻碍其合成和功能。^A在大自然中是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只产生左旋的氨基酸，只有生命体才有这个能力。而它们可以只产生左旋氨基酸，也是要依照于先前存在的那些复杂的、绝对左旋的氨基酸。

“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个实验是科学家要在实验室里得出少量左、右旋氨基酸混合物的一个粗糙且人为的方式。和大自然中可能产生的现象毫无关系，根本无法作为大自然的模拟。”

小王困惑了。“那么这个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会一直出现在这么多的课本中？”

何教授点了点头，十分理解地说：“是的，为什么？因为这是进



化论解释生命的起源是一种偶然性的唯一希望。有一个进化论者甚至公开用宗教语言来描述米勒的实验，他把这实验称作进化性生命起源研究者所倚靠的‘信心之磐

^A 右旋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也会产生。比如说，产生青霉素的霉菌为了自我防卫会生产一种有毒的右旋的氨基酸。它是我们用的抗生素药物青霉素的一种构成物质。我们可将它与核武器的放射性物质相比较：是很好的防卫手段，但是一旦在你的细胞中失控就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石’。他们的确需要信心，只是这是不具科学性和理性的信心。”

小王并没有被说服。“我承认他们的确没有很好地解释这些化学物质的来源，但是这也未能说服我生命不会是源自于偶然现象。”

“你说得好。当我开始对组成生命的第二基本砖块，就是蛋白质起源的问题进行思考，我才被真正说服生命不是源于偶然现象。”

蛋白质

“从氨基酸到生命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氨基酸自己并不具备什么功能，仅仅是组成生命的砖块而已，它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合成蛋白质。蛋白质是非常复杂且极为特殊的化学物质，你的头发、皮肤和肌肉都是由不同种类的蛋白质构成。而关系到生命起源的一个关键就是，大部分在细胞内发挥实际功能的微型机器都是具有专门功能的微小蛋白质。这图是最小、最简单的蛋白质之一——核糖核酸酶，这是它缩合前的氨基酸链条，每一个小球都代表一个氨基酸。在生命体中有 20 多种氨基酸，核糖核酸酶使用了 17 到 20 种生物氨基酸，由 124 个氨基酸字母组成。

“每一个蛋白质都有特定的结构和形状，蛋白质是由氨基酸按照特定顺序排列合成的链条缩合而成的，这些肽链所形成的特殊空间结构和相应的功能对应，而最终形态是由起作用的氨基酸及它们在肽链中的排列顺序所决定。这类似于由字组成的句子，一个句子所要表达的意思，是由所使用的字和



字的排列顺序决定。以下面句子为例：

The pin was sharp. 这个别针很锋利。

当我们把其中两个字母的顺序颠倒，句子的意识即其功能也随之改变。

The nip was sharp. 这口咬得很利。

或者我们仅改一个字母，句意也会改变，例如：

The pen was sharp. 这支笔很锋利。

可是大部分的改法都会使句子没有意义，例如

The ain was sharp. (‘ain’ 在英语没有意义)

The pbn was sharp. (‘pbn’ 在英语没有意义)

The pid was sharp. (‘pid’ 在英语没有意义)

The pin cas sharp. (‘cas’ 在英语没有意义)

.....

蛋白质也是如此，如果改变了一个氨基酸，那么得到的可能是另一个具备不同功能的蛋白质，或者得到的蛋白质是毫无功能的！在多数蛋白质中，有一些氨基酸的置换不会给蛋白质的功能造成太大影响，但总是有一些处于关键位置的氨基酸是只能允许少量改动或完全不允许置换的。在肽链中的有些部位，哪怕一个氨基酸被替换都会破坏整个蛋白质的功能。蛋白质平均是由大约 400 个特定的氨基酸组成。给进化论最为宽松的条件，假设只要其中四分之一的氨基酸有特定的位置就可以组成一个有功能的蛋白质，那么有没有可能得到这 100 个在特定位置的氨基酸呢？

“杜安·基什 (Duane Gish) 持有伯克利加州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学位，在美国大学和工业领域从事对生物化学的研究工作十八年。他是这样描述的。

那么，进化论者认为生命是从何起源的呢？这不用说，

是偶然发生的！进化论告诉我们，没有谁做过计划，没有什么设计出来的，没有谁做了研究，而且没有任何智慧在其中起作用，即使能够把庞大数量的化学反应按照精确程序合并起来使生命体产生也是出于偶然！对进化论者来说，持守这样的观点需要极大的信心，但这样的信心毫无根据……

[进化论者]……必须有信心，但是他们相信像生物细胞那样精彩的设计、周全得令人惊讶的结构及其错综复杂的协调关系都由生物自己将它们放在一起，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这种观点是强加给他们的，因为他们选择了不相信宇宙间伟大的造物主——上帝——创造了生命的上帝，正如我们在《圣经》中所读到的。

另外，相信生物自己创造自己不仅是盲目的信心，而且还是不严谨的科学，或者叫伪科学或假科学。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证明，即使在46亿年（这是许多进化论学家认定的地球年龄）的漫长时间里，生物也不可能自己创造自己。……

每一个蛋白质、DNA、RNA分子都庞大而复杂，让我们来看看靠偶然形成一个单个蛋白质分子的概率。蛋白质分子是一条长链，链节叫氨基酸，在蛋白质中有20种不同的氨基酸。而为了产生一种特定的蛋白质，例如生长激素，或帮助红细胞运送氧的红色血蛋白的血红蛋白，每种蛋白质分子中的氨基酸必须按一个精确的顺序排列。通常一个蛋白质分子中有400个氨基酸，事实上是20种不同类型，也有些超过2000个氨基酸，少数少于100个，但不会少于50个。

为了便于计算，我们暂时把含有400个氨基酸的蛋白质放在一边，而计算只含有100个氨基酸的蛋白质由于偶然形成的可能性。为帮助你理解概率定律，我们先来思考另一个问题：有17个人按顺序站成一列，然后按不同的顺序排一次，再按不同的顺序排，……那共有多少种不同顺序的排列方式？也许1000种？也许一百万种？正确的结果是，这

“我们把这个应用于蛋白质偶然产生的机率。我准备将这个讨论简化一下，但是为了补充忽略的一些细节，我们就会看偶然形成一个仅含有 100 个氨基酸的极小蛋白质分子，其可能性有多大。一个蛋白质分子的实际平均长度为 400 个氨基酸，所以随机产生一个中等大小蛋白质的平均可能性实际上比我会算出的结果低得多。

“要得到 100 个按一定顺序排列的氨基酸需要多长时间呢？整个宇宙中的电子不超过 10^{80} 个，科学家们认为宇宙已存在三百亿年，也就是 10^{18} 秒。我们假设宇宙中的每个电子是一个氨基酸，而且它们都是以 100 个为一组，那这样的组合就有 10^{78} 组；假设持续三百亿年， 10^{18} 秒，每一组氨基酸在每一秒都会重新组合，这就会有 10^{78} 组进行 10^{18} 次的重组，即总共就会产生 10^{96} 组产生不同的组合，而得不到要求中的 10^{100} 组。这已是一个最为宽松的假设例子，但即使这样，出现 100 个正确排列的氨基酸的几率也不过 $1/10000$ (10^4 之一)，整个宇宙都不够随机产生一个特定的、中等大小的蛋白质！按其化学成份的复杂性来说，蛋白质要比一个完整细胞简单得多！”^B

^B 实际上，在某一蛋白质的许多位置上，有有限数目的不同氨基酸能彼此替换，似乎并不影响蛋白质的功能。平均来看，有 6 个不同的氨基酸能出现在任何位置，所以在某一特定位置上产生一个可运作氨基酸的机率就是 $6/20$ (Michael J. Behe and David W. Snoke, “Simulating evolution by gene duplication of protein features that require multiple amino acid residues,” *Protein Science*: 13(10) October 2004, pg 2651–2664)。基于这一估计，在一个中等偏小、仅含有 200 个氨基酸的蛋白质分子中，要随机得到任一能产生一个有功能蛋白质的序列，其机率为 $(6/20)^{200} = 2.66 \times 10^{-105}$ ，这一数字比统计学家定义为“永不可能”的 10^{-100} 还低。

进化论者有时声称蛋白质中要求的氨基酸序列比这个还要宽松。看一个彻底推翻这一不合理说法的具体例子。在细胞色素 c (cytochrome c) 的蛋白质中，110 氨基酸中有 16 个氨基酸的位置 (14.5%) 是完全限定的——一个具体的位置必须有某一个指定的氨基酸。其他的位置允许不同程度上的替换。(Truman, Royal and Michael Heisig, “Protein Families: Chance or Design?” *TJ: The In-depth Journal of Creation* 17(1) 2003, 126 页, 脚注 32) 给进化论一个更宽松的条件，我们忽略其他位置上的替换限制不计，仅仅考虑这不可替换的 14.5%。如果一个中等偏大，由 530 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其中不可替换的位置也为 14.5%，那么这个蛋白质的 530 个位置中就有 77 个是不可替换的。要得到这 77 个氨基酸的几率就是 $(1/20)^{77} = 6.6 \times 10^{-101}$ ，这一数字比统计学家 [接下页]

小王还是没有被说服，他又说道：“但是，也许不需要特定的蛋白质呢，也许进化论可以利用任何一个可能出现的蛋白质。”

“有些说法是任何一个蛋白质都可以作为开端，实际上这是不成立的，——实际上，任何蛋白质都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万一有一个蛋白质奇迹般地出现，那其他所有的蛋白质都会受这个蛋白质的限制，要能与之相配合。就如造一辆自行车，也许最初你只有一个任意大小的齿轮或是一条车链，接下来你就按着这个尺寸继续造自行车，其他的配件都要适合这个尺寸，不然自行车就无法使用。细胞中的蛋白质不是随机的原子团，它们是组成微型工厂的一套套微型机械，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有特定的功能并具有与功能相应的结构。其中一点点的误差都会影响甚至破坏整个细胞——甚至你的整个身体。这里生物化学家基什博士又举了个例子：

DNA 和 RNA 分子比蛋白质更加复杂，就在最近，发现 DNA 分子——与血液凝结有关的许多蛋白质之一进行编码的基因——的链中有 186000 个结，这些结被称为核苷酸。如果这 186000 个结中的一个出了错，人体内就不能产生凝血因子，这个人就会得血友病。⁸[编者注：这个不意味着每一个核苷酸都受限制，但是更确切地说是至少在一种情况下，仅仅一个核苷酸的错误会破坏整个基因的功能。]

一个核苷酸的错误会导致一个氨基酸的错误，这就会导致蛋白质不能有正常的功能！你的供血系统靠压强供血，因此你就需要一套特定的蛋白质来控制血液的凝固性，而这绝对不是随意一个蛋白质能够解决的问题。

“在此我得出结论，哪怕一个中等大小的具备功能的蛋白质，其形成几率也绝对不会高出 10^{100} 之一。而且这还没有追究到形成这个蛋白质的氨基酸的来源，也没有追究它们为什么会幸免于被分解，并且在没有细胞的控制下就这么聚集到了一处。我们只能假设，它们从

定义为“永不可能”的 10^{100} 还低。

天而降刚好就落到了一个现成的石头洞里！即使这样，一个具备功能的蛋白质也无法偶然地由它们合成。简单地讲， 10^{100} 之一的几率就等于在整个宇宙中，哪怕是给它三百亿年也没有一次可能性。通过这样的数字统计我才被说服，确信生命体不可能产生于偶然性，而一定是有设计师，一位造物主。”

“我必须承认这是我听过关于智慧设计说最有利的证据了。”小王沉思着说。

“任何一位坦诚面对证据的人都会这样认为的。英国哲学家安东尼·弗鲁（Anthony Flew）以前是世界上最为有名的无神论者，几十年以来，他在全球各大高校一直坚持反对上帝存在的观点，但是后来在2003年研究生命起源的生化学证据时，他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设计论。他在以下言辞中声明他的观点发生了改变：

……几乎完全是出于对DNA的观察研究，我认为DNA让我们看到，需要产生生命筹备是难以想象地复杂，在其中肯定有智慧设计将这些差异极大的各种元素拼合，使它们能够相互配合产生效应，使这些元素数量不可思议的复杂性和它们相互配合的精密方式，这两样随机地同时出现，可能性微乎其微。问题是它们所产生的至极的复杂性，在我看来是智慧设计的结果。

……若说生命起源这一精细完成的壮举是由随机产生的话……简直就是荒谬。⁹

弗鲁不是基督徒，他甚至厌恶圣经中的上帝，称上帝为‘宇宙的萨达姆’¹⁰，即使这样他也必须承认他的生命不是随机产生的。

“我还记得我当时最初认识到生命是被设计时的感受，对我来说就像是启示一样，那是个全新的世界！我看世界的方式都完全不一样了。就像发明显微镜的列文虎克第一次通过显微镜看到本来就时刻存在于我们周围的微生物一样：存在我周围的是我自己完全没有想象过的！一个被设计的世界就是一个可能存在意义和目的的世界，是可能会存在希望的。也许那位设计者创造我们是有目的的，一个比生存

更高的目的。随机进化，适者生存，为了生存而生存——这些都不能给人生任何意义，我当时已经发现这一点了，但是突然间我看到了寻找生命意义的希望！”

小李灿烂地笑着说：“我也有同感！”

小王愣了，定睛看着何教授。

何教授继续道：“我当时还不知道，但是天父上帝已经从他的创造物中将自己显明。通过大自然，他让我看到他的大能和智慧，就像这节经文所说：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其实自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罗马书》1:19-20 新译本]”

小王突然开口：“我们虽然不能解释生命的起源，但这也不意味着是源自你的上帝啊！”

何教授挑起了眉头，额头上划过几条皱纹，亲切地点了点头，“没错，我们现在还没有拿出什么证据。但是至少有一个方面我们已经解释了，就是生命的起源不是随机产生的，而是经过特殊引导性过程，是经过引导的，即被设计而成的。

“现在我们知道生命是被设计的，已经破除了进化论的第二条锁链了，两条腿都自由啦！再过一会儿，我们就可以跟着傅鲁冲出无神论的牢房了，但是首先我们要解除我们手腕上的锁链。”

新的具备功能的结构的起源

小王似乎还不愿让步，“我承认要解释生命的起源不是一件易事，我们不知道第一个细胞是怎么形成的；也许是外星人带来的！但是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至少给出了关于生命体在出现后是怎样进一步发展的解释。”

“你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方面，这将带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即

关于生物起源的分析。进化论无法解释在各种生物中不同功能结构的起源，这就是我们需要解除的下一条进化论神话的锁链。

“有些蛋白质是可以独自运作的，在细胞中作微型生物机械。可是，生物中大部分的功能性结构都是由很多个蛋白质（或其它元素）或者是很多具有专门功能的细胞组成的复杂结构，好比眼睛、肺等。它们是很精细复杂的系统，我们从未观察到这些系统偶然产生的过程。事实上，很明显说明这是不太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它们可以由自然选择一点一点逐渐形成的。”

“自然选择的原则是只会保留那些‘在当时’具有优势的器官，半只眼睛或是半只翅膀是毫无用处的，不会因为它们具有优势而被选择。事实上，一个不完整的器官只会浪费有机体的资源，妨碍其他功能的正常运作。”

“但也可能会起到一点点的作用。”

“比如说，有模糊视线的‘初期’的眼睛？”

“是啊，这是个不错的例子。”

“例子是不错，前提是，要有这个可能，但实际上没有。要有视力，你需要能够感光的部分，比如说眼球功能；需要能够将信息传输的部分，视神经的功能；需要分析你所看到的并作出反应的部分，比如说在大脑的视觉分析程序。除非你同时具备这三种功能，否则其中任何一种功能都会被自然选择当作毫无用处的东西淘汰掉。必须具备这三个部分才可能产生功能；这就是智慧设计科学家所称的‘不可降低的复杂性’，除非全部具有功能，不然其中的个体不会有任何功能。”

“我好像有点不太明白。”

“用个类比吧，看看电灯泡，它的功能是……”

“照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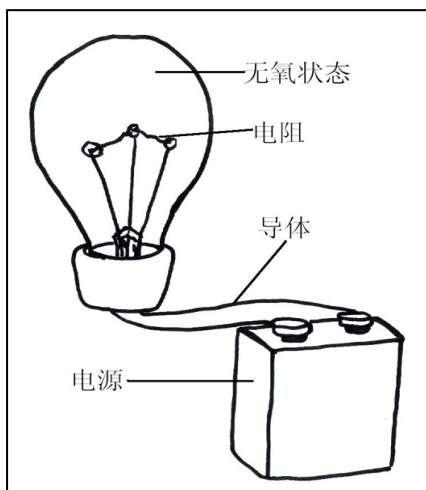
“那么一个电灯泡，比如说白炽灯泡，需要什么才能照明呢？至少四样：

1. 一个能在电流通过时发光的电阻
2. 无氧的状态

3. 电源

4. 一个将电流传到电阻的导体

最重要的，它需要一个能在电流通过时发光的电阻丝。如果这个电阻是直接与空气接触的话，它就会立刻燃烧。所以需要把它放在密封的真空容器里，也就是灯泡。这个灯泡内不能有空气进入，而又要能让光透出，所以必须是透明的材质，如玻璃。接下来它需要电源，如电池或者发电机。也需要一个导体能够将电流从电源传送到电阻丝，比如铜线，我们看到这些都是经过精心安排好的。透明的灯泡必须是空心的，电阻和注入的气体必须被密封于其中，电阻丝必须靠两根钢丝固定成一个圆形，缺了其中任



意一部分它会怎样？”

“它不会亮。”

“如果灯泡是铁做的呢？”

“光线无法透出。”

“如果没有电阻？”

“很明显不会发光。”

“是的，同样没有电源也不会亮。如果两根铁丝在同一边，或者电阻在中间是断裂的，或者是有其他零件没有到位它同样不会亮。那么一个不会发光的电灯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没有优势。”

“消费者会愿意买一个不会亮的灯泡吗？”

“不会。”

“其实对于生物也是同样的道理。自然选择不会选择一个不具功能的‘初始结构’，具有功能的结构总是会有必须具备的最低复杂性。”

“但是生物和非生物是有区别的。”

“生物是按照物理定律运作的生物化学机械，没有所谓的‘生命力’或是专门应用于有机体的定律。唯一的区别就是生物要比人造机器复杂得多！”

“关键在于此：生物中最小的变种都不可能是像达尔文所想的那样一点一点进化而成的，因为哪怕是最次要的零件没有到位，它都不能运作，那样它就不具备功能，那么这些想象中的初始器官就会像人类的第三条腿一样被自然选择所淘汰！”

“这个如何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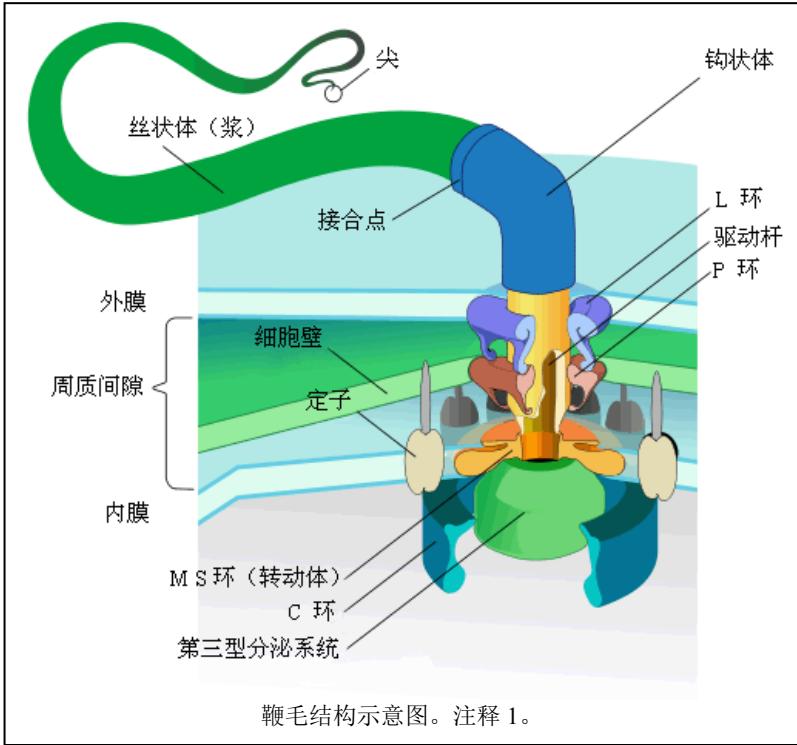
“我们看看麦克·贝希（Michael Behe）博士的论述吧。贝希是生化学的博士，也是一所美国大学的终身教授，他曾经也认同随机偶然性的进化论——他和我们一样也是被这样教出来的——直到开始考证科学证据。是他提出‘不可降低的复杂性’这一术语的，这里他讲述的是有些细菌在液体中用来游动的推进器——旋转的鞭毛。

有些细菌具有一种奇特的被称为鞭毛的游动装置，甚至在更复杂的细胞中也没有像这个这么复杂的结构了。……细菌鞭毛就像旋转的推进器一样……

……鞭毛是一种长长的、像头发丝一样的细丝嵌于细胞膜内。[细菌转动体]必须具有与其他旋转装置一样的动力要素，即包括动子（旋转要素）和定子（静止要素）。

细菌鞭毛采用的是一种旋动机制，所以它也必须达到类似游动系统所具备的要求。由于细菌鞭毛也必须至少是由螺旋桨、转动体和动力这三要素组成，它当然具有不可降低的复杂性，因此通过渐进进化产生鞭毛……要遇到巨大的障碍。¹¹

在鞭毛系统中，所有的部位都同时工作，如果一个不到位，就不能运作。这里你需要的就不仅仅是三个所谓简单的零件了，而是需要几十种组按照非常精确地方式相互联合的蛋白质。这样鞭毛系统才有可能进行最微小的动作。你还记得我们刚得出的要形成一个特定蛋白质的苛刻几率么？”



“ 10^{100} 之一。”

“对，但是这里我们需要的是几十种蛋白质同时出现。如果我们只需要四种特定的蛋白质，这个几率就是 $(10^{100} \times 10^{100} \times 10^{100} \times 10^{100}) = 10^{400}$ 分之一，比统计学中的‘不可能发生’还要不可能。那么要偶然产生四十种特定蛋白质的几率就是 10^{4000} 分之一。”

“可是，也许在细胞中本来就有这些具有其它用处的蛋白质，并且它们就无意中撞到一起了呢？”

“看看这张图，这不是任意一个蛋白质就能够满足条件的。每一个种类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形态，细胞中大部分的合成物都是极为特有的！一位分子生物学家估计‘细胞质量的四分之一……含有大量仅出现一到两次的合成物’，¹² 而鞭毛系统中的每一种蛋白质都能够精确地彼此组合。”

“好吧，但是我想肯定会有科学的解释。”

“也许你有一些小混乱，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你说肯定会有一些‘科学’的解释，但我想你的意思是你觉得会有一些进化论的解释吧。科学是追求物质宇宙中的真理，科学解释说鞭毛系统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被设计的。并且，进化论对于鞭毛系统也无从解释，贝希教授也曾经尝试着寻找。

……多年来，所发表的有关探讨细菌鞭毛的专业文章有上千篇，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鞭毛是一种惊人的生物物理系统，并且鞭毛细菌在医学上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有人曾说，所有的生物现象必须经过进化这个透镜来透视，但有关细菌鞭毛进化方面的文章却闻所未闻，目前还没有一位科学家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来描述这种惊人的分子机械逐渐进化的过程。

.....

总之，随着生物化学家们都在开始对一些看起来简单的结构，如纤毛和鞭毛进行观察和分析的同时，他们发现了更令人惊愕的复杂性——他们又发现了几十甚至上百种结构精细的组成部分……问题的不可协调性仍未减缓，事情只能越来越糟。达尔文进化论对纤毛和鞭毛并未做任何解释，游动系统那种压倒一切的复杂性迫使我们相信对此将永远没有明确的解释。¹³

贝希谨慎地提出他的论点。我曾经研究过这个课题，知道真实的情况在于：达尔文的随机偶然并非‘或许不能’，而是‘根本不能’解释生命。^C 贝希从鞭毛系统得到的‘不可降低的复杂性’这一概念，

^C 贝希第一本书出版之后，有人试图用随机进化过程来解释鞭毛的起源。有时候，进化论者著的大众书籍和建立的网站会声称鞭毛的‘问题’已得以解决。但这样的言论是虚假的，是对读者的哄骗。这些进化论者通常是在假设鞭毛一半的独特机体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做出所谓的‘解释’，而且他们是以假设所有的中间过渡步骤都具备功能和功效作为先决条件，有时甚至过渡步骤也没有明确指出。在整个解释过程当中，这些进化论者都没有计算产生鞭毛所需机体的实际几率。对于鞭毛可能是随机突变之产物的彻底辩驳，祥[接下页]

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几千种由上万种不同蛋白质组成的生物结构。只有当所有组成部分到位后，整个机械才能开始运作，理论上而言，要在实际的时间范围内偶然地产生特定蛋白质是不可能的。由此看来，承认进化论不具有理性基础。”

小王陷入沉思中，沉默一会后，又突然开口道：“那么其他各样物种又怎么解释呢？我们可以看到从一个物种向另一个物种的进化。”

“你指的是类似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看到的地雀，或是英国改变颜色的桦尺蛾的例子？”

“是的，尤其是这几个例子，我们的教科书都在用。”

“是，几十年以来他们都在用这些例子，但其实这些例子是误导人的。”

物种的起源：变异不是进化

何教授继续说：“要明白生物界的真相，我们需要区分两个差异极大的概念：变异和进化。前者是在特定有机物中的个体变异，后者是一种物种演变成另一种的进化理论。变异是在大自然可以观察到的现象；进化是存在许多人心里的假想。一个变异的例子就是狗的不同亚种；至于进化论的例子，如果存在的话，就是爬行动物或恐龙进化为鸟类。对比认为恐龙会产生鸟类的（假想）宏观进化，变异有时也被称为微观进化。”

“我看区别不大。”

“这是因为我们的教科书将这两个混为一谈，其实他们关键的区别很简单：变异是由现存有机物中的已有基因重新组合产生新的有机物而导致的；进化论则需要依附于能产生新结构的完全新型的基因。”

“但是这个不正是达尔文所谈到的那些地雀的情况么？它们进化出新的嘴型了。”

见：Sean D. Pitman, M.D., “The Evolution of the Flagellum and the Climbing of ‘Mt. Improbable’”, www.detectingdesign.com/flagellum.html, 2012-04-22 摘。

“我们教科书是这样提出的，但是实际上没有出现新的基因信息，我们等会就会证明这点。但在此之前，我们先要弄明白变异，看看狗吧，家养的狗是怎么来的？”

“由人从狼驯化来的。”

“对，从他们怎样对狼进行异种交配就可以知道了。所以狗本来有一套有限的基因信息，并且是一套狼种的亚种中可利用的基因。那你认为它们当初是什么样子的呢？”

“很明显，像狼一样！”

“现在呢？”

“有些还是很像狼，但是有些就很不一样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基因突变吧。”

“事实上，狗类中不同亚种的产生除一小部分是因为基因突变外，其他大部分都不是。而且你现在看到的变异几乎都是由人为选择地交配——不是自然选择。比如，要得到北京犬，人们需要先拿中等大小的狗交配，在子一代中选择小的狗进行交配，如此继续；而要得到一只大型的圣伯纳狗，人们就需要在子一代中选择大的狗进行交配。他们没有添加任何基因信息，仅仅是对已有的进行了选择而已。在中等大小狗的基因库中，产生小型狗和大型狗的可能性一直存在，人为选择只是给了这些隐性的基因潜能一个呈现的渠道，而且也不需要漫长的时间。其实，仅仅一百年细致地选择性交配就可以得到我们现有的各种不同的狗类。”

“所以我们可以从一只北京犬交配出一只圣伯纳狗？”

“不是的，无论是要得到大型狗还是小型狗，你都要先从一个中等大小的狗开始。选择性交配是通过去掉基因信息来完成的——这和设想中的进化论刚好相反，一只中等大小的狗有大型狗和小型狗的混合基因。要交配出一只小型狗，你只要在下一代中选择小的，因为它们基因中有更多‘小型’的，如果继续几代，就会达到一个极限，这时剩下的就只有小型基因了——就像北京犬一样。但是要想从北京犬交配出圣伯纳狗是不可能的，因为北京犬没有必要的基因信息。从此



可以看出，这和进化论的要求完全相反，你得到的基因信息要比原来的少，并没有增加新的信息。

“看看这两组动物——世界上各种狗类和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各种地雀，哪一组的差别更大呢？”

“狗类。”

“总共有多少个种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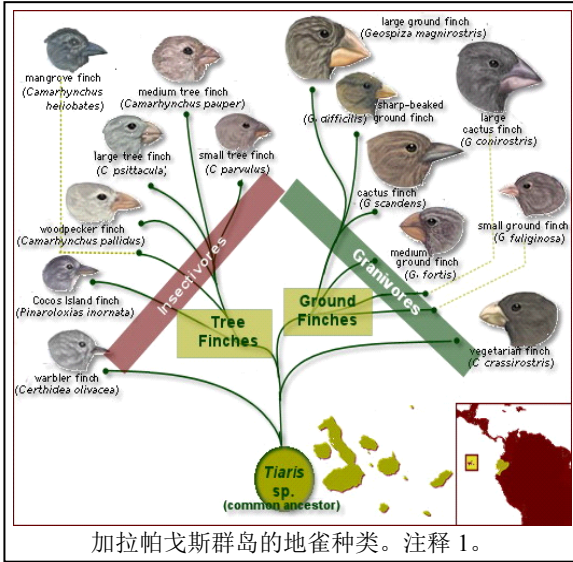
“不同的种类其实就是亚种而已。”

“那么地雀有多少种类呢？”

“这我不太清楚了，我记得好像是有 13 种还是 15 种吧。”

“人们对此的看法不一，但其实只有一种，我们的教科书忽视了几个事实。首先，这些地雀之间仅有一些类似于嘴的不同形状和体积大小的微小差别，这和狗的差别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再者，很多异种的地雀是在野外交配的，就像狗一样可以异种交配，这就说明它们是同一种群的。

“第三，最近发现鸟的嘴型可以在两代之间出现变化。在干旱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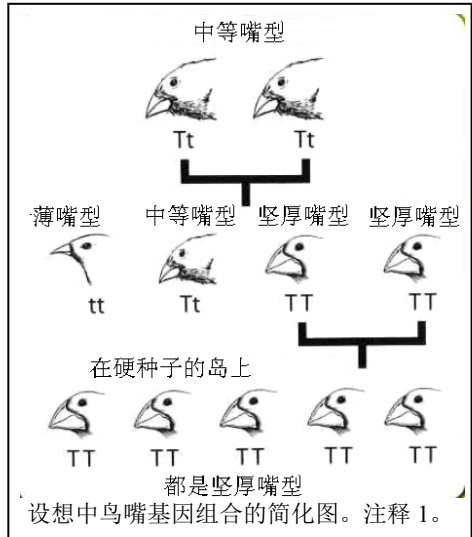
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地雀种类。注释 1。

期生长的鸟类，它的嘴型会比上一代的大些；而当气候变得湿润后，下一代又会恢复到小一些的嘴型。这就说明地雀生长所具备的反馈机制是导致部分嘴型区别的原因，而不都是来自基因的改变。

“此外，一些显著的嘴型区别可以解释为自然选择在已有基因上起到的效应，如果一对有中等大小嘴型的混合基因型地雀（如图基因组合 Tt 式）飞到一个满是硬种子的岛上，那么它们后代中，有坚厚嘴型（如图基因组合 TT 式）的可能会更容易生存。在短时间内，自然选择的结果肯定是只有坚厚嘴型的 TT 地雀才能在这个岛上存活，因为它们消除了中等坚厚的基因信息和薄嘴型的基因信息。而进化论与此刚好相反：因为结果是比以前更少的基因信息而不是更多的或是新的。

“我们再看看另一个常被误认为是进化论的例子，你肯定曾看过一个白色和黑色桦尺蛾附在白色或灰色树干上的图片。”

小王立刻点头说：“当



然，这个很有名。最初在十九世纪中期时，几乎所有的桦尺蛾都是白色的，后来因大气被工业废气污染，树干变成了灰色。因为白色桦尺蛾容易被发现，就大量被鸟类捕食，所以种群发生了变化，灰色桦尺蛾就成了多数。”

“对，这个故事似乎常常这么说。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就会是自然选择的一个很具说服力的例子，但是这个和进化论无关。”

“为什么？”

“因为最初的时候，桦尺蛾的种类有……？”

“桦尺蛾有很多白色的和少数灰色的。”

“那么后来呢？”

“多数灰色的和少数白色的。”

“所以从一开始就有白色和灰色的桦尺蛾，而结尾也是，都一样，并没有出现新的！没有进化，就连新的变异也没有出现。”

“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

“事实上，更严重的是你在教科书中看到的那些图片不是实拍，而是故意做出来的。”

“什么意思？”

“这些图片是二十世纪中期拍的，到二十世纪晚期科学家承认那些桦尺蛾不会白天附在树干上，白天是几乎找不到它们的。但那些科学家为了可以拍下照片，就找了几个死的把它们黏在树干上，这些照片是要描述颜色在自然选择中的优势！”¹⁴ ¹⁵

“所以整个东西都是假的？”



“不，桦尺蛾从原来大多数白色的到后来大多数灰色的，这其中也许存在基因频率的变化。至于究竟是不是因为树干被染成灰色所导致，这个还不确定，但那些用来‘描述’的照片的确不是自然现象的实拍，这个至少可以说明进化论科学家有多么诚实和严谨吧。”

自然选择是一种淘汰力量，不是产生新的而是消除已有的。

“所以你就完全不承认自然选择？”

“我绝对承认自然选择，它的功能是淘汰那些不能适应当时环境的生物。”

“所以你还是承认对环境的适应性变化和适者生存！”

“我所承认的和你以为的可能不完全一致，首先我们必须澄清一个普遍的错误观点。”

“我们听说过‘环境一旦变化，生物就会随之变化以适应环境，而那些不能变化的就绝种。’，但这个说法是事实吗？环境的改变肯定能引起生物灭绝；可是能不能引起生物的变化？”

“生物的确会为了适应环境而变化。”

“但是它们所谓的变化并没有产生新的东西。最多就是，在已有的基因信息范围内会发生一些微小的改变，但这个还不足以形成一个新型的有功能的结构。”

“如果你今天搬到靠近赤道的非洲居住，你不会变成一个黑人，你所生的孩子也不会是黑人！搬到欧洲去，你的孩子和孙子同样还会属于黄种人。现代遗传学告诉我们，是基因的改变引起一个生物的改变。环境的变化不会改变你或你所生的孩子，因为环境的变化并不改变你的基因。”

“这个我明白！改变基因的是突变。”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待会谈基因突变。我很高兴你知道环境的变化不能改变基因，这是达尔文不知道的。”

“达尔文时代的人不知道这个事实，是因为当时还没发现基因。很多科学家，特别是拉马克，以为身体上的细微变化也会遗传给下一代。所以他们以为如果你搬到非洲，你的皮肤变黑一点，那你后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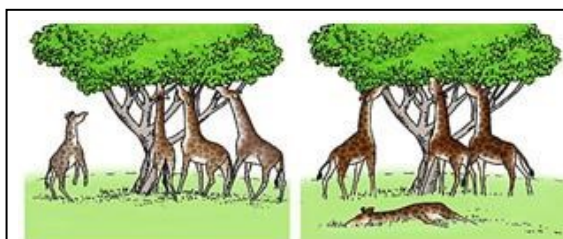
肤色就会变得更黑！这种观点过去在苏联很流行，后来从苏联传播到中国，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环境和行为都无法改变你的基因，因而他们也无法引起任何所谓的进化。

“我们在所有教科书中都能看到关于长颈鹿的脖子怎么变长的故事。几十年前的中国课本还在推崇拉马克的说法：长颈鹿的脖子之所以这么长，是因为它们要常常伸长脖子吃高处的树叶。它们的脖子一代比一代拉得长，渐渐就变成了长脖子。”

“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不这么说了，”小王更正道：“我的课本说的是因为变异和突变。”

“是的，课本有些改善，但是并没有说明长颈鹿到底为什么会有长脖子。对此，我最近查阅的高中生物课本上只是说：原先，长颈鹿的脖子有长有短，但是短脖子长颈鹿随着环境变化而绝种了。这是很奇怪的断言，因为在长颈鹿居住的地方还有很多短脖子的食叶和食

草动物，它们为什么没有进化出长脖子或是灭绝呢？为什么就是可怜的短脖子长颈鹿死掉了呢？而且还没有任何能证明它们灭绝的根据？再说，长颈鹿吃的食物分布各个高度，包括地上的草，雌性长颈鹿好像更喜欢横着脖子吃东西。更有意思的是，长颈鹿只有在雨季才会吃树梢的叶子（刺槐树梢的叶子），而那



上：课本中的神话：脖子较短的长颈鹿灭亡了，因为吃不到树冠上的叶子。

下：大自然中的实际情况：长脖子的长颈鹿和脖子较短的斑马生活在同一片地方。注释1。



时也有很多其他高度的植物可以吃。在干旱的季节，它们主要靠矮小的树丛维生。¹⁶ 就连厌恶创造论的进化论者史蒂芬·古尔德（Stephen J. Gould）也不得不承认教科书中的例子是在误导人：

顺便说一下，[使用]长颈鹿的脖子[作为课本中的例子]，其实更没道理……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长脖子是因为吃刺槐树梢的叶子，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长颈鹿的确是吃最高树梢的叶子，但谁知道它们颈项长化的过程或原因？¹⁷

很明显，能够吃到树梢上的叶子有助于长颈鹿的生存。也很明显在特定情况下，自然选择会倾向留下长脖子的动物，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长脖子最初是怎么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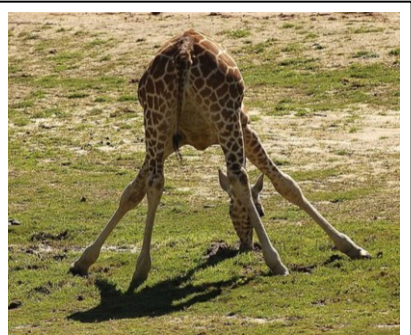
“这些已经够了，但是还有更严肃的问题。因为长颈鹿的脖子很长，必须有非常高的血压才能将血液运送到头部，但是它必须低头才能喝水。你看到问题吗？”

“血液就会冲到头部……”

“是的，这是高血压必然导致的，血压高到连长颈鹿本来很坚韧的血管都无法承受，它一俯下身喝水，头部就会有血管爆裂，然后就死于脑出血了！因此，长颈鹿需要很多调节才能适应它的血压问题，而其中一个调节就是在脑部附近一个极为特殊的器官，当长颈鹿低头的时候，它像海绵一样缓缓地吸收血液。如果没有这个器官，长颈鹿就无法生存。这个在你的生物课本中提到过吗？”

“没有……可能是个较新的发现吧。”

“其实这个发现已经有几十年了，现在考虑一下关于长颈鹿起源的‘进化论’观点存在的问题吧。没有那个‘海绵’，它有这么长的脖子就无法生存，但



长颈鹿俯身喝水或吃地上的草时，头部的血压会变得极高。注释 1。

如果没有长脖子它就不需要‘海绵’。那么先有哪一个呢：需要‘海绵’的长脖子，还是唯一功能就是配合长脖子的‘海绵’？”

“这个嘛，也许是同时出现的吧。”

“真的？没有什么动物的脖子像长颈鹿那样，也没有什么动物的头底部会有‘海绵’！我们已经看到在整个宇宙历史中都不可能偶然产生哪怕是一个蛋白质，而长脖子和‘海绵’的组合至少需要数十种基因同时出现才能构成，那为什么会有如此和谐的组合？这么多的基因同时出现在同一活物简直是个奇迹！”

“我猜你会说是你上帝的功劳！”

“对此，我会很理性地总结：长颈鹿起初就是这样被设计的！”

自然选择只会移除，突变只会消灭

“突变、自然选择和时间是进化论学者常常使用的三大‘魔术配方’，进化论学者常常向它们求助。我们已经看到就连他们声称已存在三百亿年的宇宙都不足以偶然地产生任何有特定功能的生物，那么突变呢？它们有什么实际用途吗？”

“突变是基因中可遗传的变化，按定义来说，这会在具备一套完整功能的DNA生物中。关键在于：突变只会消除信息，而不会在基因组中增加任何东西，我们可以将突变简单概括为：删除、重组、复制、置换和增加。

“我们可以把基因组看成是一系列很长的化学字母，拼出氨基酸单词和蛋白质句子，进化论者和创造论者都会经常做这个类比。这个可以直接和编写一本书相比，删除就好比去掉一些字或者删去几页纸，这样做不会增加任何信息。重组就好比打乱字的顺序，一般情况下，这句话的意思就会被彻底破坏；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带其他意思的新句子，但是还会失去以前的句子，所以也没有获得新信息，而且这个新句子也不可能接得上前后句子。复制可能会产生两个相同的句子，但是没有新的信息。置换和增加就类似于在一页纸上随便画上的笔画，多数情况这些笔画就会掩盖已有的信息，也就是信息的减少；有些情况它们只会改变一个字的意思，但是那个字的新的意思一般不

能适用于原来的句子。

“各种突变的结果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丢失信息。丢失有用的基因信息会导致生物更不能适应生存，而不是更能适应生存！”

“有趣的是，我们在课本中所看到的几个突变的例子都是最为不妥的——删除性的突变，你还记得课本中一个无翅甲壳虫的图片吗？有点类似这张。

“我很清楚地记得这个图片，因为我从高中到大学的所有生物课本中都有这张图！这张图片是说：那些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和其他岛上的普通甲壳虫距离它们原来着陆和交配的地方很远，是被强风从几百甚至几千英里远的海面吹来的，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不幸的是，当强风再次来临时，这些可怜的甲壳虫又会被吹向海面。在这样的情况下，突变导致有些甲壳虫的翅膀不成形，有些干脆没有翅膀，这些甲壳虫不能飞，就没有被暴风吹走。所以它们在岛上留下后代的几率就比有正常翅膀的甲壳虫更大。一段时间后，留在岛上的甲壳虫多数为无翅的了。

“这个例子本来是用来证明进化论的，但是它阐述了怎样的事实呢？有增加新的基因信息吗？有产生新的具备功能的结构吗？没有。相反，一个已有的复杂得惊人的功能器官——翅膀被消除了，飞行的功能也丢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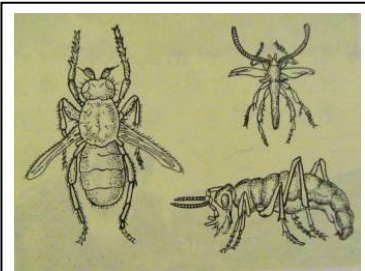
“是的，但是对于甲壳虫的生存来说，这成了一个优势。”

“对于这个特殊案例也许是是的，但这实际上是基因信息的丢失，丢失信息的方式根本就不可能产生翅膀！进化论需要的论证是产生新的，而不是消除已有的。但在这里

有新的东西产生吗？还是有新的东西进化出来？”

“没有。”

“那这能不能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功能结构各异的各种物种起源的问题呢？”



残翅甲壳虫。注释 1。

“不能。”

“你现在看出这个例子的失败之处了吧。我还想问你：他们难道不能给我们一个好一点的例子吗？一个有增加信息的而不是剪除信息的例子？”

小王沉默了一会，“我不知道。”

“编辑课本的两、三代人，为数好几百且遍及世界各地，又都受过生物科学的高等教育，难道他们不能选择一个更好的例子，一个有增加信息且不会产生歧义的例子？”

小王又沉默了一会，“你的意思是他们没有任何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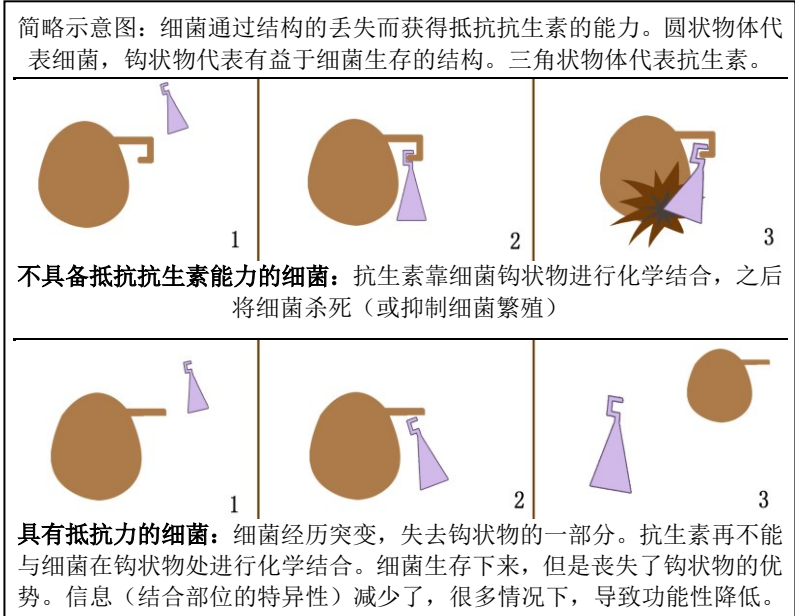
“完全正确，因为突变从来就不会增加信息或产生新功能结构。在自然界，我们所看到的是突变引起的信息丢失和功能结构破坏，并且每天都可以观察到破坏性的突变。

“先天愚型是由在胚胎发生的突变所导致的，孩子的细胞带有一个额外的染色体，结果会导致弱智、身材矮小、预期寿命短等后果。另一个常见的突变例子是血友病，血友病患者的血不能制造正常的凝血块，结果是伤口的血不能很快凝结、长时间流血不止。在现代医学研究出治疗方法之前，血友病患者很难生存。这种病会通过母亲遗传，可是最早是由于人类基因突变而导致的。现在正常父母亲所生的胎儿有时也会患血友病，这也是因为突变。同时，很多其它的突变会导致自然流产，并且大部分的癌症是由于细胞的DNA受损、发生突变而导致的。突变实际上就是降低基因组并破坏功能结构。”

“那么细菌对抗生素的抗药性怎么解释呢？”

何教授近乎有些生气，“关于这点，我们所听说的是细菌‘进化’出了‘新’的抵抗抗生素的能力。进化论者在这里其实是误导人，就像他们以前把进化论用于桦尺蛾和地雀的案例一样。这个案例经过研究发现，如果抵抗抗生素的能力不是因为借用其他细菌的基因，即：已经是抵抗性的细菌（就是后来的基因转化）；就是因为细菌中抗生素靶结构的改变或丢失。第一种可能，借用基因，就像你的朋友把自己的录像复制了一份给你一样，没有新的东西产生，只是在传递一个副本——这当然不是进化；第二种可能，功能结构的丢失，这就好像

在一场森林大火中，你的腿被一棵倒了的树卡住。为了不在火中丧生，你必须截肢后逃脱，你可能这辈子就只能用一条腿跳着行走了。这也不是进化，因为你没有获得新的功能，而且你还丧失了以前的功能！抗生素抵抗力没有提供任何论据来支撑突变可以产生新的基因信息——这一观点，也不是进化。”^{18、19、20} [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参考资料中的相关资料。]



小王坚持，“好吧，但是基因突变可以产生新的基因信息……这些基因信息以后也许对生物有用的。首先，基因被复制——我们知道这有时会发生，然后这个被复制的基因就可以自由地突变而不会给生物带来影响，最后，有可能会产生出有用的东西。那么长时间，那么多生物的突变最终总会产生出有用的吧。”

“我想你所说的‘有用的’是指具有新功能的结构吧，至少是初始状态的吧？”

“是的。”

“你认为会比一个蛋白质小吗？”

“我想不会吧。”

“请记住，不是任意一个蛋白质都可以的，它需要适应细胞中所有的环境，并且给生物提供一个生存优势。你还记得我们计算过的产生一个特定蛋白质的几率吗？还仅仅是一个中等大小的蛋白质。”

小王沉默了一会，声音微弱道：“小于 10^{100} 之一，三百亿年不会有一次。”

何教授给他做出了结论，“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这个生物还未等到合适的基因突变出现就已经绝种了。”

“要破坏生物是很容易的，任何一个小孩都能一脚踩死一只虫子！但是创造出生物就很难了，至今我们都未能创造出生物。如果召集全球的科学家，提供全球的实验室资源给他们，供应整年无限制的资金，要求它们用化学试剂，而不用生物产品造出一个像大肠杆菌简单细菌的复制品，那么全球的科学家用全球的实验室资源都无法造出一个细菌！”

“也许以后会有那么一天吧。”

“我也期待会有，这将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也是一个智慧设计的好例子。他们决不可能采用随机性的方式完成！”^D

化石记录除了间隔还是间隔

小王盯着地板陷入沉思中，何教授静静地坐着，平易地看着他的表情。最终似乎有一束光射入，小王又抬起了头。

“也许我们并不知道进化论是怎么发生的，但是我们确实有进化论发生的证据，就是化石记录！”

何教授笑了，高兴地点了点头：“是的，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关于生命的起源和突变的影响，你们课本都传授了错误的信息。同样地，关于化石记录的信息，他们所传授的也是错误的。课本告诉

^D 有些突变似乎不真是偶然的。比如说，在食物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某些细菌会使他们自身的部分基因组经受高频率的突变，很快恢复原先就已存在但被禁用的能力来使用其他食物资源。这明显是预先设定的一种能力。也许是类似的过程导致某些细菌中的演变，使它们产生某种抗生素抵抗力。在这两例中，生物体使用自身所发起的突变作为‘开启’一种已经存在但被关闭功
[接下页]

我们化石记录揭示的是随着岩石层的逐渐上移，一种生命向另一种生命的进化。”

“是，这就是地质柱，它就可以证实进化论。”

“这是他们给我们灌输的，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现实中，化石记录就是包括不同种生物间的间隔，而且这些没有衔接的间隔本来就无法衔接。²¹我来给你读一位哈佛大学古生物学者史蒂芬·古尔德的惊人陈述，他是该学科的终生教授，曾是世界上最为伟大的一位进化论专家，于 2002 年逝世。

过渡性物种化石的罕见是古生物学的行业机密……大部分化石的历史都包括两个和渐进不吻合的方面：

1、静止状态。大多数物种在其存活期间没有显示出直接的、方向性的进化，它们在化石记录中从存在到消失看起来都一样；形态上的变化一般都是无方向而有限的。

2、突然出现。在任何一个局部地区，一个物种不是渐渐地从它的祖先进化而产生的；而是以‘完整成型’的方式突然出现。²²

古尔德所谓的‘渐进主义’的进化论就是我们课本里所学的：一个生物经过几千或几万代逐渐获得新的功能。但也如同他所指出的，没有化石记录可以作为证据。”

“他是创造论者吗？”

“当然不是！他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会经常在书和讲座中发表反对创造论的观点，一生都相信进化论。”

“那您为何引用他的话？”

“为了告诉你即使是哈佛大学的非创造论学者也必须承认化石记录没有提供渐进过渡类型的物种，看看另一位权威进化论者，加州伯克利大学詹姆斯·瓦伦丁（James W. Valentine）的言辞吧：

能的方法。

化石记录没有办法给血统门类或是无脊椎生物的渐进进化之路提供直接的证据。每一个有化石记录的门类在它刚出现时就已经进化到它基本的身体特征了，这是我们可以从化石残余中看到的，它没有与任何其它过渡化石的联系。的确，没有哪个无脊椎物种有过渡物种可以将它们与其他物种联合。²³

以上的几位学者都是热衷进化论，彻底厌恶创造论的，甚至连较缓和的‘智慧设计论’也竭力抵触。但是他们承认在化石记录中所看到的所有生物，并其所有功能结构（器官）都是完整具备功能的，没有未完全成型的过渡生物的化石。换句话说，化石记录满是生物物种间不可衔接的间隔，它们之间没有过渡环节——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生物一样。”

“但是，你怎么知道它们不过是还没有被发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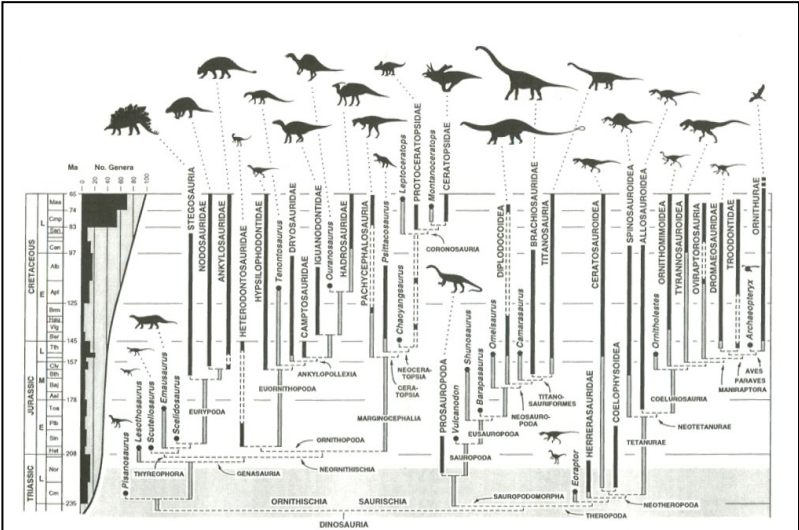
“问得合理。”何教授说：“首先，自达尔文以来的一百五十年，已经挖出了好几百万具或完整或残缺的化石——至少一个亿，也很可能应该是这个数字的几倍。²⁴ E 即使另外发现了几千种新的化石，也不足为怪，而结果是，也发现了比达尔文时期更多的间隔，并且无可争议地，其中没有一个是过渡性生物！^F但我们为什么认为会发现这些想象中的‘过渡环节’呢？事实上，大多数的古生物学家也已经放弃了。这样也是，因为它们本来就不存在！”

“其实这是符合逻辑的，现在和过去的各种不同生物间为什么会有间隔，因为生物没有可能从一种进化成另一种，那个想象中的过渡环节不可能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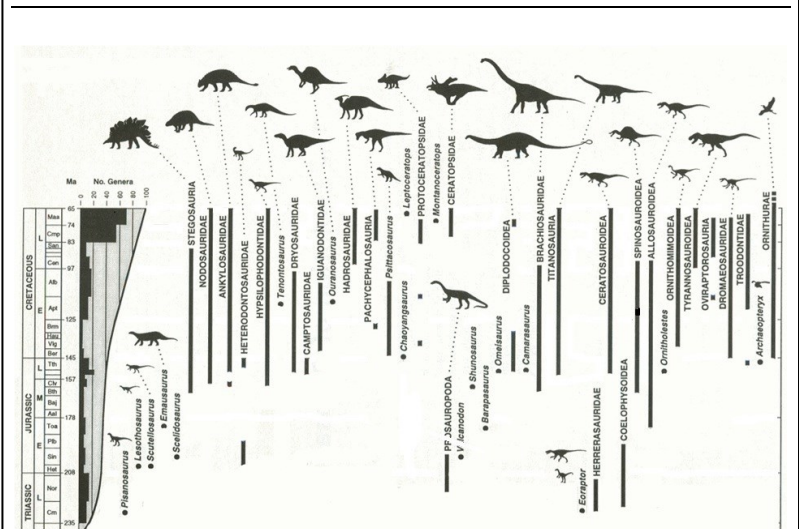
“为什么不能生存？”

^E 注意：这一估测数据由相信进化论的博物管理员提供，见注释24。

^F 当然有很多化石形态被进化论者说成是过渡性生物的化石，对常见例子的讨论和辩驳，见注释7、21、24、28，以及 www.creation.com/cs 网上许多具体案例的文章。



所谓的恐龙生命树：图中虚线和灰线部分是人们的假说，没有化石证据支持这些关联，为了补全进化论的生命树人们想象会有这些关联。



恐龙化石的实际发现：此图擦除了人们想象的假定存在的关联部分。剩下的部分是恐龙化石的实际发现。这些恐龙都以独立的种存在，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注释1。

“以长颈鹿为例，它有那么长的脖子，如果没有‘海绵’，它就不能生存。一个处在有长脖子，却没有‘海绵’的过渡环节的长颈鹿，就会在每次喝水时晕倒——然后被捕食，在自然选择中被淘汰！或者考虑一下鸟类。你认为它们是由什么进化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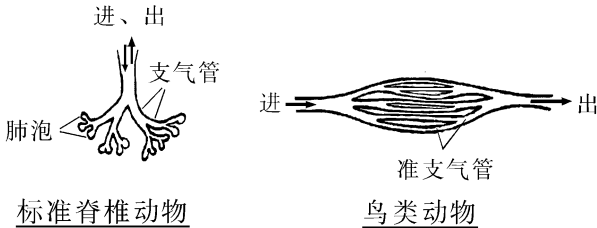
“从恐龙。”

“是，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还有些进化论者认为它们是从爬行动物或者哺乳动物进化来的。这些观点都不可能成立。”

“你怎么知道不能！”

“因为要从普通脊椎动物的肺逐渐进化到鸟类专门的肺是不可能的，这是分子生物学家麦克·登顿（Michael Denton）博士的解释：

鸟的进化比以上讨论的更为复杂，除了羽毛和翅膀起源的问题，鸟还拥有其他为适应环境的独特构造，而这些否定了看似合理的进化论解释。鸟类的其中一个以适应环境的构造是肺和呼吸系统。



在所有其它脊椎动物中，空气通过支气管被吸进肺部，最后到达细小的气泡即肺泡，在呼吸过程中空气通过同样的通道双向流动。然而鸟类则不同，主要的支气管分成细管遍布于肺组织中，这些所谓的准支气管，逐渐地再次合并在一起，形成与空气流动方向一致的循环系统。至今未发现有任何脊椎动物有接近鸟类的肺部系统。并且，各不相同的鸟儿如蜂鸟、鸵鸟和鹰，它们的肺部结构在所有主要的细节上都一模一样。

对于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呼吸系统，我们无法想象它怎能从标准脊椎动物的呼吸系统进化而来。要知道，呼吸功

能的维持对于器官的生命来说，生死攸关的，甚至于一点微小的变化或失误就会在几分钟内导致死亡。正如羽毛只有等到钩和须完全协同进化，彼此完美配合，才能发挥飞行的功能一样，鸟类的肺只有到能保证布满肺组织给支气管供气的准支气管系统及气泡系统高度发达了，能够在完美集成的形式下共同发挥功能了，才能正常工作。²⁵

“另外一位作家进一步扩展这个问题：

自然选择、基因突变能解释从爬行动物转变到鸟类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成千(上百万)的基因变化吗？这一假想的肺的变化是否符合我们确知的基因突变的特性呢？前法国科学院院长，在巴黎索波涅担任进化学主席二十年的进化论学家皮耶尔-保罗·格拉斯 (Pierre-Paul Grasse) 博士曾清清楚楚地陈述了这一问题：偶然出现的基因突变能满足动、植物的需要，这似乎让人难以置信。然而达尔文理论的要求比这更高，单一植物，单一动物需要成千上万这样幸运、恰巧的事件，这样的神迹成了规则：具有无穷巧合的事件不可能不出现……没有法律禁止幻想，但科学不能沉迷于幻想之中。²⁶

“登顿博士和其他人都注意到的问题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基本的生物结构无法从一种逐渐进化到另一种，并且进化到过渡环节的那个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就会死掉，这并不奇怪。虽然很多人宣称，在化石记录中存在过渡环节的生物，但无一站得住脚。当然进化论者肯定反对我的意见，但是就连史蒂芬·古尔德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古生物学同事尼尔斯·艾崔奇 (Niles Eldredge) 都只能得出以下结论：

虽然渐进主义被大部分的西方进化论学者奉为‘官方’位置，但是对于基本形态设计的高层进化过渡这一问题，渐进主义一直觉得很麻烦，因为在不同的 Bauplane (形体设计) 之间，无法建立缓和过渡，即使是在设想的实验中也无法建立，这在化石记录中也绝对找不到证据。(像始祖鸟离奇古怪的

‘马赛克’[混合体]并不算为例子)。²⁷

他们的观点很简单：假想的鱼类到两栖动物或是爬行动物到鸟类的‘大过渡’没有连续衔接的化石记录。”

小王问：“他为何说始祖鸟不包括其中呢？我还想问您相关的问题呢！”

“是的，始祖鸟几乎布满整个课本吧？”

“至少我的课本中都是。它是原始时期的绝种鸟类，有牙齿，在翅膀末端还有爪，那难道不是鸟类和爬行动物或是恐龙间的过渡环节吗？”

“事实上，它绝对不可能是一个过渡环节。”

“为什么！你这样说就是因为你不愿承认进化论。”

“其实，我有三个客观的科学理由。”

“说来听听。”

何教授伸出手指开始数，“第一，发现鸟类的化石有可能要比发现始祖鸟化石的岩层更深。举个例子，据常规地理学家考证，发现原鸟属（Protoavis）化石的岩层要比始祖鸟早七千五百万年。^{28、29} 如果这些真的是鸟类，如果我们相信常规的年代测定——我并不是说我相信这些年代测定，但是进化论者是相信的——那么，很明显始祖鸟就不是比它早七千五百万年的鸟类的祖先，而且也没有理由相信它是其他鸟类的过渡阶段。”

“但是即使这是事实，始祖鸟还是处于爬行动物和鸟类中间。”

“那就是我要谈到的第二点，”何教授又数了一个手指。“始祖鸟是鸟类，但不是初始阶段的鸟。它有羽毛——这是辨别所有鸟类的关键特征；它有鸟类可以用来捕食的特殊利爪；它极为特别的骨骼和现代鸟类骨骼一样，是专门用于飞翔；而且脑颅也很像现代的鸟类，有一个很大的小脑和视觉皮层，最近的发现证明它具备极好的飞行能力。³⁰ 它不是一种过渡形态，它就是一只鸟！”

“但是它有一些爬行动物的特征，而且牙齿和爪子又怎么说呢？”

“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三点，”何教授说着又竖起一根手指，“始祖

鸟的所谓接近爬行动物的特性是微不足道的，也不能佐证进化论。它翅膀的末端有三个爪指，有些现代的鸟也是这样的，鸵鸟的翅膀末端也有三个指头，麝雉（hoatzin）——一种南美洲的鸟，在未长大时翅膀末端有两个爪指，在现代鸟类中也有些类似的例子。有些人声称这不像始祖鸟有的真正的爪子，而是一些和爪子极为相似的附属肢体。如果爪子是鸟类早期从爬行动物进化的特征，那又如何解释现代鸟类也有爪子的现象呢？简言之，有些鸟类在翅膀末端是有爪子的，而有些没有。

“牙齿也是同样的道理，牙齿不是辨认爬行动物的特征性器官。有些爬行动物有牙齿，好比蛇，有些没有，好比乌龟。有些长成后的两栖动物有牙齿，蚓螈就有牙齿，也有些没有，比如说青蛙。大部分的哺乳动物，包括人类有牙齿，有些也没有，像食蚁兽，大部分鸟类没有牙齿，但是有些有。现实就是有牙齿的鸟类在我们所知范围都绝种了，这我们可以在化石记录中看到。有趣的是，它们的牙齿也不同于爬行动物的：

……始祖鸟的牙齿不同于爬行动物的牙齿，而是非常鸟化的牙齿，类似于我们找到的很多其他绝种鸟类的牙齿。……始祖鸟和其他有牙鸟类有的是非锯齿化的直根的牙齿，而兽脚亚目（theropod）的恐龙，它所谓的近亲，其牙齿有首先的基部和外延的根部。³¹

始祖鸟和某些其它绝种的鸟类有牙齿这一现象是很有趣的，但它们的牙齿也非同兽脚亚目（theropod）恐龙或爬行动物的牙齿，这当然不足以当作进化论的证据。”

小王又陷入沉默，尝试吸收何教授所说的。“但是不是有带翅膀的恐龙？”他后来终于开口问道。

何教授点头说道：“近年来，不少科学家这样断言，让人信以为真。但结果是那些说法至少有些是建立在假化石和错误的鉴定之上，更多则是出于一厢情愿的意愿。^{32、33、34} 我猜想从理论上讲，上帝可能创造了一些带有羽毛的恐龙，但我们目前还是没有证明‘大翅恐龙’

存在的真凭实据。不要随意地相信报纸或网络上刊出的东西！不管怎么说，人们绝对没有发现鸟类和恐龙之间的过渡性生物。”

“所以结论就是，”何教授继续说，“没有证据可以证实一种基本的生命单位可以进化到另一种，这些证据在现今找不到，在化石记录中同样找不到。事实是，大多数的生物(比如说具备特殊呼吸系统和肺的鸟类)逻辑上看都是不可能的。”

何教授笑了，“一声脆响，进化论的第三条锁链脱落在地，我们马上要出狱了！”

进化论是传说也是宗教

小王皱起眉头，无法解脱思想中的种种矛盾。“我有一点不明白，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为什么大部分的生物学家都不承认它呢？为什么在大学里灌输的还是进化论呢？”

“我理解你的困惑，权威的份量似乎是不容抗拒的。难道全世界大部分的生物学家真的就都错了么？在宏观进化方面，他们是错的，但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或没受过良好教育。其实他们接受的教育就是一个问题，在他们的教育生涯中，所被灌输的就是进化论。全世界的中学和大学都把进化论作为科学教导学生，在报纸、新闻和科学期刊上也是如此。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科学家，都不会停下来质疑这些东西的对错，这样盲目的偏见导致学术文章审核的形成。这种学术体制不容许任何质疑进化论的人在科学期刊上发表文章，或在会议上提交报告。那些勇于公开质疑进化论的少数科学家则会受到严厉谴责；被剥夺本该获得的研究经费或奖项；有些甚至会遭大学解聘。

³⁵ 贝希博士发表了批判达尔文的著作后就遭遇了类似境遇。因为他有任期，大学不能解聘他。但他被学校孤立，以至于再没研究生敢请他作导师。³⁶

“但即便有这些偏见和学术审核，还是有很多的反面证据‘泄漏’了。事实上，进化论正组织一个类似十字军的庞大队伍在抵抗创造论者和智慧设计论者。”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考虑一下也许进化论是错的？”

何教授的视线越过镜架，“因为进化论是他们的宗教。很明显，我们一旦提出生命是被设计的，就肯定存在一个设计者。也就是说，相信唯物主义的那些纯粹无神论者就彻底崩溃了，可是无神论就是这些人的宗教，而进化论是无神论的哲学依据。”

“无神论是反对宗教的！”小王有些惊讶地反对说。

“不，无神论不过是一个没有神的宗教罢了。”何教授解释道，“我们看看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进化论者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博士所说的吧。他在 2003 年说道：

我所知道的所有无神论者都是有宗教情节的；这不是说相信圣经或是上帝。宗教本质上就是一个人的信仰体系。³⁷

迈尔博士的认识是正确的，无神论是一种宗教，是一种会令人把自己看为宇宙中最伟大存在体的宗教。这种宗教就会令他们对反对进化论的证据怀有偏见，无神论的科学家不会诚实地对待那些反对进化论的证据。其实，这就像是圣经所说的：

其实自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神的荣耀。[《罗马书》1:20-23，新译本]

物质世界被创造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一位创造者的存在，但是人类不希望有一位创造者。所以他们就推测出各样他们称为科学的和‘聪明’的理论，制造偶像，用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代替他们的创造者，但其实那是‘愚蠢’的。”

“但是进化论者不拜偶像啊！”

“是吗，那么他们认为他们的创造者是谁？鱼变成青蛙，青蛙又变成猴子，猴子变成人，大自然是他们的创造者和上帝——就像古时非基督教的人一样。”

“我不认为科学家会拒绝他们所知道的真理。”

“当然他们中的确有些人只是接收了错误的思想而被蒙骗了，但是有些人是肯定可以知道真理却还是选择不要。这种故意选择自欺的例子，在哈佛大学遗传学者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 Lewontin）的言辞中就表现了出来，他是出名的进化论者和无神论者。

尽管科学的某些架构明显荒谬；尽管科学未能实现其对健康和生命的奢侈应许；甚至尽管科学容忍科学界一些未经证实的故事，但我们坚持支持科学的那一面，因为我们肩负先前委任——事先对自然主义的委任。并非科学方法或科学制度以某种方式迫使我们接受对这现象世界的唯物解释，相反，我们是受到遵守唯物起因这一事先假定的驱使，来创立一系列能产生唯物论解释的实验研究方法和观点；无论这些解释多么有悖直觉和常理，也无论这会多么困扰外行人。而且，这唯物主义是绝对的，因为我们不能允许一位神的脚踏进这门槛。³⁸

这就是一个以唯物主义或无神论为宗教的观点。留意列万廷博士在第一句中说的‘支持科学的那一面’，而接下来又承认说‘并非科学方法或科学制度以某种方式迫使我们接受对这现象世界的唯物解释’，而是他自己‘无论多么有悖直觉和常理’都要‘遵守唯物起因这一事先假定’。换句话说，即使不合乎逻辑，答案也必定是唯物主义。为什么？因为归根结底，他‘不能允许一位神的脚踏进这门槛’。这难道不是他对‘他的无神论促使他产生唯物主义并进化论’最为直接的承认吗？

“毫无疑问，列万廷博士会以‘科学’在寻找物理效应的物理起因过程中推进为由辩护他的观点。这都可以，但若一些起因，或第一起因并非物质呢？按照列万廷博士对‘科学’的定义，这是不容发生的事情——哪怕那是真的。即使所有证据都指向一位创造者，但根据列万廷博士的‘科学’，也没有创造者存在！因为他无神论的宗教迫使他对证据视若无睹。

智慧设计论的生化学家，贝希博士为科学下了较好的定义：

[科学是]竭力尝试对物质世界做出真实解释的。³⁹

这就是我所要追求的东西：真理！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而且事实是，我们周围的世界肯定是被设计，被创造的，来自于一个比人类更伟大的智慧，一种人类远远不及的力量。”

小王问：“但是我读到的书中说达尔文曾经也是基督徒，是创造论相信者。后来是他的科学观察使他发现进化论，然后他才转变为无神论者的。”

何教授挑起眉头，然后慢慢点了点头。“这是我们在课本中看到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达尔文从来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而且出生于一个非基督徒家庭。进化论也不是从他那里演绎出来的，而是从书中学到的，尤其是他祖父所写的书。

“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莫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给达尔文灌输了无神论和进化论这两个观点。伊拉斯莫斯·达尔文相信微生物是从海洋中的非生物随意产生的，经过近几百万年，逐渐进化为所有其他的生物形态，包括人类。早在 1770 年他也将拉丁词语 ‘E Conchis Omnia’ ‘所有的来自于贝壳’ 印在了他的盾徽上，公开他的观点：更高的生命是从贝壳变来的。他早期的著作还是给生命源于第一原因，即造物主留下了空间，尽管这也可能是因受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他才模糊地提及，而他最后的一本书就没有任何关于造物主的观点了。他在 1794-1796 出版的《生理学》（Zoonomia）一书中完整地阐述了他进化论的观点，该书要比达尔文 1859 的《物种起源》早半个世纪。1827 年左右，达尔文 18 岁时就在读《生理学》，比他去南美洲早了许多年。在 1837 年，当他开始记录他的观点时，达尔文在他的笔记本首页写了 ‘Zoonomia’（生理学）这个字，这也看出他受祖父观点影响之深。⁴⁰ 由此明显可见：达尔文不是 1835 年到加拉帕戈斯群岛后才从一个创造论者变成一个所谓的依靠观察得出 ‘科学’ 依据的进化论者，相反，他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持守了 ‘从分子到人类’ 的进化论观念。此后又把地雀的微观变异（微观进化）错用为

宏观进化的证据。”

“所以进化论是由伊拉斯莫斯·达尔文提出的？”小王问道。

“不是，这个观点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安娜西曼德（Anaximander 约公元前 610-546）的教导是人类是从鱼类变来的，而鱼类又是从海里的黏液变来的。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 约公元前 450）说物质的不停流动会产生各种形状和结构的生物，那些适应生存的就留下来继续繁殖，未能适应的就死了。这就是我们现在随机突变，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前身，比达尔文早两千年！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 公元前 460-361）同样也传授进化论，但是增加了宇宙是由在无限空间中不断运动的原子所构成的观点。伊壁鸠鲁（Epicurus 公元前 341-270）进一步扩充他的观点，明确提出了无神论。他认为运动中原子的微小偏离提供了一个随机性，就是我们看到的变异的根源。这些观点由卢克莱修（Lucretius 公元前 99-55 年）、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 公元 23-79 年）等人继续在罗马传播，老普林尼说：‘我们如此地依赖于随机以至随机已经代替了上帝的位置。’进化论和无神论不是现代科学的结论，而是已存在几千年前之久的观点！⁴¹

“伊拉斯莫斯·达尔文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肯定能够阅读拉丁文，或许连希腊语都会，而且对西方经典著作肯定非常熟悉。他不用自己发表进化论的观点，古希腊罗马的思想中就有现成的观点可以获取。进化论也绝对不是科学质问达成的推论。

“除进化论以外，达尔文还从他祖父继承了其他的东西。伊拉斯莫斯·达尔文是一个绝对的非基督徒；在他的医学著作中，他甚至将‘对地狱的恐惧’归为一种疾病！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是非信徒，并且完全赞同无神论。达尔文生下来就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而且我不怀疑他在年轻时真的相信上帝就是创造者。但是家庭背景对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晚年时，达尔文在他的自传中表露了他真实的观点：

我的确难以想象为什么会有人希望基督教是真实的，如若果真如此，那圣经白纸黑字所说的非信徒，包括我的父亲、兄弟和几乎我所有的好友，他们的结局就是要受到永恒的惩罚，这是个可恶的教条。”⁴²

这次小李先开了口，他说：“但我听说达尔文晚年时信了耶稣！”

何教授咬着嘴唇，摇头说道：“我知道有很多基督徒这样说，但若你核验一下他晚年的实际记录，就会发现根本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⁴³ 即使在晚年，达尔文反基督教的立场也依然坚硬。最后，他成为不想要圣经是真实的又一人，为了固守他的无神论，他需要进化论来解释生命。”

生命源自于太空：偶然产生的？

虽然小王没有明说，但理清进化论这一理论的真实发展过程，确实令他十分惊讶，也很大程度地动摇了他对于这个理论的认同，只是在他心里和何教授所指责的那些科学家一样厌恶承认造物主。“也许生命是从外太空来的呢？”

何教授点了点头道：“这是我们进化论神话的第四条锁链，也是最后一条，我们需要把它解决掉。这种生物从外太空进化而来，后留在地球的说法，近些年确实有些科学家以此为结论。因为事实是那么明显而无情，生命不可能在地球上随机产生，有些无神论者只能将他们的问题装进火箭送入太空了。”

“但是他们是有证据的，再说，难道他们没有在火星上找到生命或是化石吗？”小王反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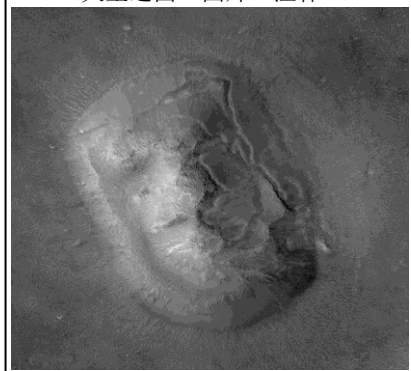
“他们不断声称火星上有生命的痕迹，一百多年以前，一个著名的美国宇航员帕西瓦尔·罗威尔（Percival Lowell）很肯定自己看到了火星上挖的沟渠，但是后来发现那不过是自然现象。你还记得火星之面么？后来发现那不过是山脊而已，而其它火星上发现生命的说法也是这样。每过几年就会有令人兴奋的新发现，然后有些科学家反对。然而经过分析，就很清楚那些消息是在第一手信息上有所夸张或误传了，那么这个证据就黯然下岗。又过几年，一个夸张的新信息又轰动新闻媒介，整个过程重演。”

“他们不是找到化石了吗？”

“前段时间他们说是在南极找到了一个从火星掉下来的陨石，但是现在已基本一致认为，那只是在普通的非生物化学反应中产生的微



1976年维京一号 (Viking I) 卫星拍的“火星之面”图片。注释 1。



2001年环球探测器 (Global Surveyor) 卫星对同一“火星之面”的近照。注释 1。

小矿物颗粒。”⁴⁴⁻⁴⁵

“但是他们不是找到了组成生命的化学物质吗？”

“我们在课本上就了解到这一点，不是吗？有一本中学的课本是这样教授学生的：

1969年，人们发现坠落在澳大利亚启逊镇的陨石含有并非来自地球的氨基酸。⁴⁶

他们找到什么了？在火星上，什么都没有找到；在那个被认为是从火星来的陨石上，找到了有机物质的微小痕迹。但是我们需要弄明白的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所谓的有机物质其实就是指含碳化合物，大部分在陨石中发现的有机物质都不会出现在地球的生物中。事实上，如果在火星上发现的有机化学物存在于地

球或其他星球上任何假象出来的‘生命起源前的化学混合汤’，这都会证明生命所需要的化学物质永远不可能形成。相反那些陨石中的有机化学物会和任何现有的氨基酸反应并产生对生命毫无用处的化合物。⁴⁷

“科学家好像找到了几种微小生物所需化学物质的痕迹，然而这些是不需要生物参与，可以通过自然界中的化学反应产生的。⁴⁸ 在地球之外没有发现生物，所以理所当然地会认为这些简单的有机化合物包括一些氨基酸是由于常见的非生物化学反应所产生的。”

“所以他们还是找到了氨基酸！”小王说。

“我曾读到他们是找到了，其中包括生物可以使用的几个。很重要的，这些氨基酸是由左旋和右旋组成的，这表明它们不是从生物来的，而且对于形成地球上已知的生物也没有任何用处。⁴⁹ G 我们应该记得氨基酸和生命的区别就像一本字典上的汉字与孔子的《论语》一样相差很远。光有氨基酸是不会有用途的，它们只会被分解。”

何教授继续说道：“他们所找到的不多，连缩氨酸都没有找到。⁵⁰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氨基酸的组合叫做缩氨酸，从缩氨酸到蛋白质的形成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在那些陨石中连缩氨酸都没有找到，更不用说蛋白质了。

“实际上，把生命起源的问题推到外太空照样解决不了。世界著名的宇航员弗雷德·霍伊尔爵士（Sir Fred Hoyle）在几十年前就说过这个问题。

……[无神论者]弗雷德·霍伊尔爵士是最著名的天文学家之一。他和他的一个进化论、无神论者朋友——著名的天文学家，钱德拉·维克拉玛森赫（Chandra Wickramasinghe）教授，开始对生物起源的问题产生了兴趣。他们假定地球的年龄是 50 亿年，并计算在这 50 亿年中的某一段时间内，地球上进化出生命的可能性。结果是 1 后面跟着 40000 个零分之一，当然这意味着根本不可能。于是他们转向外层空间，推测在宇宙中可能有 1000 亿个星系，每个星系中可能有 1000 亿个恒星。他们假设宇宙中每个恒星都有一个像地球这样的行星，而且宇宙有 200 亿岁，然后计算在某个地方进化出生命的概率。

对于进化论者来说，答案是冷酷的。几率已经低到了在宇宙任何地方都不可能产生生命。弗雷德·霍伊尔爵士说过，这个几率就如同一场龙卷风扫过一个杂货堆后，吹出

G 有人声称在此陨石中发现左旋型的非生物氨基酸比右旋型的多出一小部分，但这可能是由于污垢或实验过程中引起的误差所导致的，所以目前没证明这微小差别真的存在。同时可以肯定这些氨基酸还是左右旋混合的，不像
[接下页]

了一架波音 747！⁵¹

就像我们以前所看过的，宇宙中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供仅仅一个有特定功能的蛋白质随机产生，即使把这个问题送上太空也于事无补！”

生命源自太空：被设计的？

小王抓住最后的可能性，说：“也许不是随机的！也许生命是外星人设计并带给地球的。”

何教授点了点头：“近几年来，这个说法非常普遍，就连有些著名的科学家也在推崇这种说法。其中一位是 DNA 结构的发现者之一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他是个无神论者也是个进化论者，但是连他也不得不承认：

一个有现今知识武装的诚实人，只能从某个方面说，生命起源的那一刻确实是个奇迹，因为它的实现依托于很多必须满足的条件。⁵²

克里克十分困惑：一方面，他知道生命是不可能随机在地球上产生的；另一方面，他宗教性的无神论观点先入为主，使他根本不会考虑一位超自然创造者的存在。所以在 1973 年，他提出了他所谓的，‘有指导的有生源说’（directed panspermia）外星人将生命带到地球的假说。”

面向小王和小李，何教授灿烂地笑了。“当然你们这个年代的人是很难体会 1973 年的人们是怎样想的。那时，如果大家觉得一种说法极为荒唐，就会把它比作相信‘火星上的小绿人’一样。当时，若是很认真地相信外星人存在，肯定被大家认为是非常荒唐的。如果克里克不是这么著名的一位科学家，他的主张肯定也会遭到公开的嘲笑。而且很多年以后，他的同事，莱斯利·欧格尔（Leslie Orgel），还是觉得应该声明他们是在半开玩笑。

欧格尔说……有指导的有生源说‘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个玩笑’。但他说，这主要是为了突出一点：生命发源于地球这

地球生物中的那样。

一说法没有足够的证据。⁵³

但是现在这个说法已经从‘一种玩笑’发展到了一个常见的假说。”

“这是因为我们掌握了很多的证据。”小王很有信心地断言。

“不是，我们现在具有的证据和 1973 年时他们所有的一模一样：根本没有证据。人们对于外星人看法的改变并不是出于证据，而是因为包括科学家在内的人们，其整体的哲学观和宗教信仰的改变。”

“不是有很多人他们说看见过外星人么？”小王问。

何博士摇了摇头，撅起了嘴。“是有很多类似的报道，但没有一个是具有证据证实的，这些东西总是时有出现。这些外星人应该是物质的，并经常出现在地球上的，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有它们的行踪。”

“但是你能证明他们不存在么？”

“这样的问题是不会有答案的，让我问你一个类似的问题：你能证明月亮上没有玉兔在捣一种能让人长生不老的药么？”

“当然啦，我们已经从月球上带回了石块和尘粒——没有兔子！”

“啊，但是那些只是在月球表面的，兔子是生活在地洞里的。因为宇航员没有挖掘，所以才没有找到。”

“这很荒唐！月球没有空气，它们怎么呼吸啊？”

“那些玉兔和地球上的兔子不太一样，它们不需要空气。”

“这个毫无意义，你就是在随口编造吧。”

“那你能证明我是完全错误的么？”何教授直接问。

“也许不能，但是对于相信月亮上有玉兔，你也没有真凭实据啊！”

“更确切地说，用同样的标准，即使我不能完全证明没有外星人，但是也没有能证明他们存在的确切证据。而且，问题不是要证明他们不存在，而是要证明他们存在。没有他们存在的证据，所以我们应该相信。”

“但是，也许是他们寻找的时间不够长。”

“科学家已经非常努力地寻找了好几十年了，但他们还是什么都没有找到。”何教授翻开另一本期刊，读道：

“外星生命热衷者喜欢说‘证据的不存在并不是不存在的证据。’是的，但他们未能解答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在半个世纪前提出的问题，他的问题和宇宙中的所有其他假设的文明有关：‘那么，人都在哪里呢？’。对塞提计划（‘SETI’外星生命搜寻计划）现在用来寻找外太空生物的设备可以在每秒扫描二千八百万个电波频率。即便这样，在过去的40年中，他们也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外太空‘智慧’的电波信号。”⁵⁴

何教授的目光越过镜框，向上望着他俩说：“这是在2000年时写的，而至今也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当然外太空有很多电波——千百万的电波——由自然界物体发出的，但它们不具备有智慧生命迹象的信息，并非我们没有寻找。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他们的存在呢？”

“也许，”小王满怀希望地说，“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一些外太空的电波——一些有复杂形态的信息。”

“如果我们找到了，你会怎样解释呢？”何教授问。

“那就是外星智慧所发出的。”

“所以你认为电波中的信息编码可能是智慧活动的痕迹？”

“当然。”

“那么化学中的编码呢？”

“比如说？”

“比如说DNA——化学物质中极为复杂的信息编码，那算不算智慧的痕迹呢？或是设计者的痕迹？或是创造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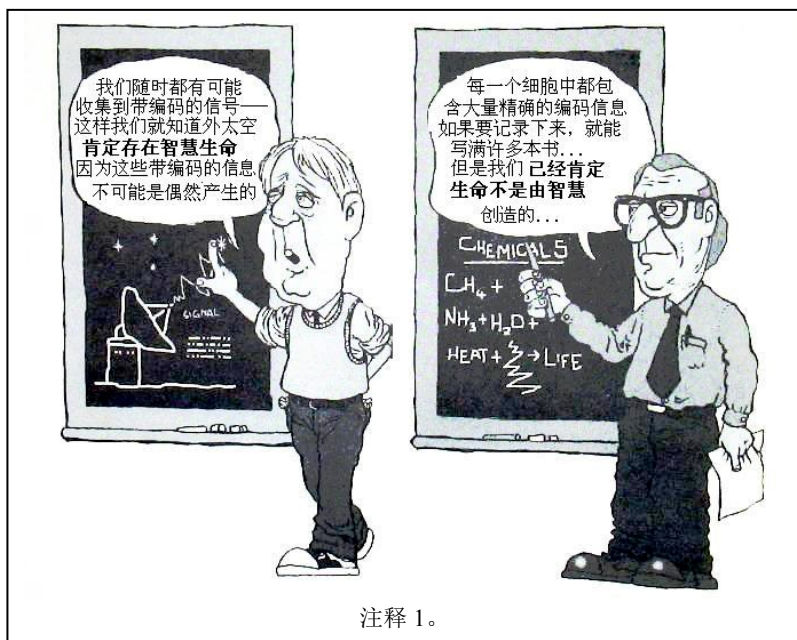
小王沉默了，他双唇紧闭，合成一条直线。“DNA，那的确是有信息的……”他缓缓地说。

“那么，是否同意，”何教授继续说道，“生命不是随机产生的，而是由智慧所设计的？”

“我想是吧……”小王很不情愿地承认道。

何教授继续说道：“同时，你也能看到二十世纪晚期赛提计划（SETI外星生命搜寻计划）的无神论者是多么不诚实。他们一面告诉我们DNA的复杂信息编码无法给出智慧设计的证据，一面又宣称，

若是能在外太空的电波中找到信息就可以证实外太空智慧生命的存在！”



想象中的外星人：若是属于宇宙，就在宇宙的定律之下；若在宇宙之外，就是“神”的部分定义

小王又有反对意见了：“好吧，就算我承认生命是被设计的，那为什么没有可能是外星人设计而是你的上帝呢？我们同样也看不到他啊！”

“我能够很容易证明给你看为什么外星人不是终极创造者。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外星人存在，那他们是什么样子的？”

“我不知道，也许他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完全不同。也许他们甚至没有身体，也许他们是能量体或跨维空间的存在体。”

何教授稍稍抬起眉毛，问道：“我想问问你‘跨维空间的存在体’是什么？”

小王垂下眼帘，说道：“我真不知道，我……是在科幻电影中看到的。”

“原来如此，”何教授答道，语气中不带任何感情。他又接着说道：“无论我们是否将它们设想成一种靠着我们尚未发现物质的性质而生存的存在体，我认为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都会把它们视为物质宇宙的一部分，对吧？”

“是的……”小王谨慎地回答。

“好的，当我们提到‘外星人’，我们会假设它们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物质—能量的存在体，换句话说，它们是这物质宇宙的一部分。所以，作为宇宙的一部分，它们都服从所有统管宇宙的通用自然定律，这你同意吗？”

“应该是吧……但也许还有一些我们尚未发现的自然定律。”

“没错，”何教授耐心地回答说：“但未发现的定律是另一回事。反正‘外星人’会服从我们现已发现的所有定律！”

“有道理。”小王承认说。

“好的，这些假想出来的‘外星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并且服从自然定律。那第二个问题：对于这些你认为可能将生命带入地球的外星人，你认为他们的智慧和技术的比人类高超，还是不如人类呢？”

“肯定要比我们的高。我们的技术还达不到可以穿越各星系，并在其他星球上留下播种生命的程度，他们肯定要比我们先进很多。”

“所以它们比我们更聪明，但又是这宇宙的一部分。你认为他们的大脑，或者说他们的思考器官，会像我们的大脑那么复杂吗？”

“至少吧，很可能比我们的更为复杂。”

“所以他们也会有大脑，或者一个类似于大脑的东西，也是由非常复杂的物质或能量组成的。现在是我最后的问题：根据我们所知道的物理学和概率学，一个像人类大脑这么复杂，或者比人类大脑更为复杂的结构是由原子或能量波经过一定时间的随机碰撞产生的吗？这样的器官在整个宇宙的历史中是否可能偶然产生呢？”

小王想了想，说：“你又回到了氨基酸排列成一定顺序，组成蛋白质的那个辩题了。”

“不，是一些更不可能发生的事：原子、分子、光子或电磁波，会自动排列组合成大脑！这远比形成一个蛋白质分子复杂！我们的化

学、概率学和物理定律都无法支持生物的复杂结构在地球上随机产生，也同样无法支持宇宙中其他地方产生复杂的智慧生物。”

“但是也许他们的生命形态是非常不同的！”

“这不要紧，物理定律适用于任何地方。石头无法思考，在地球上如此，在马头星云上也如此，它们没有所需要的复杂性。如果是靠着物质和能量产生的外星智慧生命，无论它具体是哪一种形态，它都会非常复杂，复杂到绝不可能随机而产生。可以处理信息的复杂结构是不会随机就可以产生的。”

“你怎么这么肯定呢？”

“你还记得宇宙中所有的电子数量吗？大概 10^{80} ，你将它们分组，再乘 10^{18} 秒……”

“好吧……”小王承认了，“我记得了！”

小王皱着眉头，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他还不想放弃用外星人解释生命的观点，说道：“那也许它们来自宇宙之外，但不是来自另一个宇宙呢？我知道您会说，在相信有另一个物质宇宙存在之前，我们得先掌握其存在的物质证据才行。要不然又是一只玉兔！或许外星人完全超出这个或其他物质宇宙之外，又凌驾在物质宇宙之上，却依然能涉入我们这个宇宙的活动呢？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态！”

何教授微笑着回答，语气中不禁带着些许讽刺。他说：“没错！一个完全非物质的实体，超越这物质宇宙，又能介入物质宇宙中创造的生命。小王，告诉我用什么词来形容这一带有超自然创造能力，又在宇宙之外的存在体？”

小王想了一下，不自觉地板着脸，沉默着。

小李笑了，替他回答说：“上帝！”

何教授微微点头，表示同意，说：“没错，就是上帝！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很多自称为追求科学的人用科学的名义包裹着神的各种属性，然后贴上‘外星人’的标签。他们似乎不能否认必定存在一位超然的存在体，一位创造者，但他们不想顺服、敬拜祂，所以就称之为‘外星人’。

“我既不相信外星人真的存在，也不相信他们把生命带入地球。

但即使外星人存在于我们的宇宙中，并且是他们开始了生命，那还是不能解决生命起源的问题。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会接着问：‘谁造了外星人？’而最终我们只有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一个不受空间、时间限制的超自然创造者。”

小王微微地点了点头——不知不觉地——又不情愿地。“我知道你为什么说肯定会有一位设计者或是创造者了。也许我也算有一点同意有神论了吧，但我还是有很多疑问，比如说怎么解释恐龙？猿人是怎么回事，北京猿人又怎么解释？还有让我更不明白的，如果真有一位上帝，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痛苦呢？”

“的确，”何教授对此表示完全理解。“这些问题都必须解决。我们已经解除了随机进化论这一神话的锁链，但还在唯物论的牢房里！我们需要打开牢房的铁门：‘如果真的有一位全善全能的上帝，为什么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痛苦呢？’”

“这正是我的疑惑！”

“如果你还愿意过来，我会很乐意跟你继续详细地探讨。”

“我肯定来！”小王爽快地点头。

附录 1-1：多个宇宙和玉兔

最近有人提出说如果有无限（或极多）的其他物质宇宙存在，那么我们宇宙中偶然出现生命的极度不可能性也许就可以被推翻。他们通常认为这些宇宙与我们的宇宙平行，因而甚至从理论上讲这些宇宙是观测不到的；⁵⁵ 但有时又说我们也许能通过某种方式和他们来往。

这种说法完全没有理性，毫无科学可言。它既没有任何可观察到的证据作为依据，又不是物理学上自然产生的理论预测。如果这些宇宙是‘平行’、绝不接触的，那我们又怎能观测到它们，或是受到它们的任何影响呢？如果数量无限，我们又怎能数算，又怎能知道它们是无限的？我们所不能观测、不能测量的不是科学。

但即使我们假想这些宇宙的数量是有限的，理论上也可以通过某些方式观测到它们，我们还是没理由相信它们存在，因为没有人曾观察到类似的东西。这就相当于我们相信月球上有玉兔——即使没人找到！

是什么使这种观点令天文学家和大众如此着迷？换句话说，这种观点产生的根由是什么？只要读一读大众刊物上的相关描述，就知道这种空想的动机所在了。多个宇宙的白日梦显然是‘即使在号称有 200 亿年历史的全宇宙各地中，生命日益明显不可能是偶然进化而来’这一事实的潜在出路。尽管课本和大众刊物总是否认，但这一事实使得无神论进化论者越来越坐立不安。不用说，他们不愿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有一位存在于他所造宇宙之外的神。为了‘解决’这个概率问题，他们假设有许多（或无限）和这宇宙一样的其他宇宙存在，这样生命就迟早可能偶然产生。

没有能证明任何其他宇宙存在的任何证据，我们不应该相信毫无依据的断言。

¹ 图片出处:

西罗亚碑刻复制品: CC-BY Tamar Hayardeni

en.wikipedia.org/wiki/File:Siloam11.jpg

米勒实验示意图: PUB-DOM

zh.wikipedia.org/wiki/File:Miller-Urey_experiment-zh.svg

核糖核酸酶分子的氨基酸链条: Wile, Dr. Jay L. and Marilyn F. Durnell.

Exploring Creation with Biology, 2nd Ed. Apologia Educational Ministries,

Inc. 2005. Pg. 150 Figure 5.8 “The simplest protein of life, ribonuclease”

Illustration by Megan Whitaker. 此图经美国 Apologia 教育事工 Apologia

Educational Ministries, USA 授权使用。 — www.apologia.com

鞭毛结构图: PUB-DOM

en.wikipedia.org/wiki/File:Flagellum_base_diagram_en.svg

狗的不同品种: 使用图源如下: 大丹犬和吉娃娃: GNU FDL

en.wikipedia.org/wiki/File:Big_and_little_dog_1.jpg; 阿拉斯加雪橇犬

GNU FDL en.wikipedia.org/wiki/File:Alaskan Malamute0b.jpg; 英国史宾格

GNU FDL en.wikipedia.org/wiki/File:EnglishSpringerSpan2_wb.jpg; 斗拳

狗 GNU FDL en.wikipedia.org/wiki/File:Rj_boxer.jpg; 斗牛犬 GNU FDL

en.wikipedia.org/wiki/File:Racib%C3%B3rz_2007_082.jpg; 拉布拉多金毛

GNU FDL en.wikipedia.org/wiki/File:YellowLabradorLooking_new.jpg; 圣

伯纳犬 CC-BY Cassie J [en.wikipedia.org/wiki/File:St_Bernard_Dog_001.](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St_Bernard_Dog_001.jpg)

[jpg](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St_Bernard_Dog_001.jpg); 小猎犬 by Jane Harvey en.wikipedia.org/wiki/File:Airedale_Terrier.jpg;

白猎狐犬 GNU FDL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Wts2008.jpg>

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地雀种类:

stephenbluecreations.com/creation-science/galapagos-finches/

设想中鸟嘴型基因组合的简化图: 图片由 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国际创造事工提供, creation.com/galapagos-birds

桦尺蛾: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 2 必修,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5 月第一版: 117 页

长颈鹿的进化过程: img.jyeoo.net/quiz/images/201012/67/32b48a2d.png

长颈鹿和斑马: Sascha Uding 授权, 源自 www.arternative-design.com

俯身的长颈鹿: Kelly Mendenhall 授权,

flickr.com/photos/28642684@N00/2302048307/

甲壳虫: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 2 必修,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5 月第一版: 116 页

火星之面 1976 年图片: jpl.nasa.gov/mgs/cydonia2.html

火星之面 2001 年图片:

nasa.gov/multimedia/imagegallery/image_feature_60.html

塞提计划科学家和生物学家的漫画: 图片由 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国际创造事工提供, Ken Ham, [Jonathan Sarfati](#) and [Carl](#)

[Wieland](#), [The Revised & Expanded Answers Book](#), [Don Batten](#) (Ed.),

Creation Science Foundation, 1990.

- ² Remine, Walter J. The Biotic Message: Evolution Versus Message Theory. St. Paul Science, 1993. 72 页.
- ³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生物第一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6 月第一版: 73 页.
- ⁴ Thaxton, Charles B., Walter L. Bradley and Roger L. Olsen. The Mystery of Life's Origin: Reassessing Current Theories. Philosophical Library Inc. (Lewis and Stanley), 1984. 102 页.
- ⁵ 注释 4, 102-104 页.
- ⁶ Wilder Smith, A. E. The Natural Sciences Know Nothing of Evolution. Master Books, 1981. 17-33 页.
- ⁷ Gish, Duane T. The Amazing Story of Creation: From Science and the Bible. Master Books, 1996. 31-34 页.
- ⁸ 注释 7, 34 页.
- ⁹ Flew, Anthony with Roy Abraham Varghese. There Is a God: How the World's Most Notorious Atheist Changed His Mind. Harper Collins, 2007. 75 和 78 页;
- ¹⁰ Associated Press. "There is a God, leading atheist concludes. Philosopher says scientific evidence changed his mind" 6:04 p.m. ET Dec. 9, 2004. msnbc.msn.com/id/6688917/
- ¹¹ Behe, Michael J. Darwin's Black Box: The Biochemical Challenge to Evolution. Free Press, 1998. 70、72 页; 中文版: 65-66 页。
- ¹² Denton, Michael. Evolution: A Theory in Crisis, 3rd Rev. Ed. Adler & Adler, 1986. 330 页; 中文版 310 页。
- ¹³ 注释 10, 72-73 页, 中文版 66-68 页。
- ¹⁴ Wieland, Carl. "The Moth Files: An UPDATE on the Peppered Moth fiasco." *Creation* 25(1) December 2002:14-15. creation.com/the-moth-files
- ¹⁵ Wieland, Carl. "More about moths: A recent attempt to restore the reputation of the peppered moth as an evolutionary icon falls flat." Published: 5 January 2008(GMT+10) creation.com/more-about-moths
- ¹⁶ Bergman, Jerry. "The giraffe's neck: another icon of evolution falls." *TJ* 16(1) 2002:120-127. creation.com/images/pdfs/tj/j16_1/j16_1_120-127.pdf
- ¹⁷ Gould, Stephen J. *Bully for Brontosaurus: 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Norton, New York, 1991. 166 页.
- ¹⁸ Anderson, Kevin. "Is Bacterial Resistance to Antibiotics an Appropriate Example of Evolutionary Change?"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Quarterly* 41(4) March 2005:318-326.
- ¹⁹ Bergman, Jerry. "Does the acquisition of antibiotic and pesticide resistance provide evidence for evolution?" *TJ* 17(1) 2003:26-32. creation.com/images/pdfs/tj/j17_1/j17_1_26-32.pdf
- ²⁰ Sarfati, Jonathan. "Is antibiotic resistance really due to increase in information?" 22 October 2001; reposted and updated 11 November 2006. creation.com/is-antibiotic-resistance-really-due-to-increase-in-information
- ²¹ Gish, Duane T. Creation Scientists Answer Their Critics,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3. 111-146 页.

- ²² Gould, Stephen J. *Natural History* 86 (1977):14, 引用注释21, 380 页。
- ²³ Valentine, J.W. in L.R. Godfrey, Ed. What Darwin Began, Allyn and Bacon, Inc. Boston 1985, 263 页, 引用注释21, 378 页。
- ²⁴ Werner, Carl and Debbie Werner, Evolution: The Grand Experiment: The Quest for an Answer. New Leaf Press, 2007. 223, 251 页。(注意: 提供这一数据的博物馆管理员, 他们自己也是进化论学者)。
- ²⁵ 注释 12, 210-212 页; 中文版 193 页。
- ²⁶ Hai, Ming. *What Scientists Say about Evolution*. AFC, Inc., May 1999. 41-42 页. 有中英对照版本可以参阅。
- ²⁷ Gould, Stephen J. and Niles Eldredge. “Punctuated equilibria; the tempo and mode of evolution reconsidered” *Paleobiology* 3:147 (April 1977), 引用注释 21, 380 页。
- ²⁸ Gish, Duane T. Evolution: The Fossils Still Say No.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5. 137 页. 中文版参见: creationism.com/chinese_cs/ChinGishFossilsSayNo
- ²⁹ Bergman, Jerry. “The Evolution of Feathers: A Major Problem for Darwinism.” *TJ* 17(1) 2003:33-41. 37 页. creation.com/the-evolution-of-feathers-a-major-problem-for-darwinism
- ³⁰ Menton, David. “Bird Evolution Flies out the Window.” *Creation* 16:4 (Sep-Nov 1994):16-19.
- ³¹ 注释 28, 138 页。
- ³² 注释 29。
- ³³ Doyle, Shaun. “Feathery flight of fancy: alleged ‘protofeathers’ fail under close scrutiny” *Journal of Creation* 21(3) (December 2007):11–12. 可参阅: creation.com/feathery-flight-of-fancy
- ³⁴ Sarfati, Jonathan. “Anchiornis huxleyi: new four-winged feathered dino?” Published: 6 October 2009(GMT+10). creation.com/anchiornis-huxleyi-new-four-winged-feathered-dino
- ³⁵ Bergman, Jerry and Kevin Wirth. Slaughter of the Dissidents: The Shocking Truth about Killing the Careers of Darwin Doubters. Leafcutter Press, 2011.
- ³⁶ 作者于 2010 年, 从与 Behe 教授以及 Lehigh 大学同事的谈话中得知。
- ³⁷ Bahls, Christine. “Ernst Mayr, Darwin’s Disciple” *The Scientist* 17(22) Nov. 17, 2003. 参见网站: classic.the-scientist.com/article/display/14252/
- ³⁸ Lewontin, Richard.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emons.” *The New York Review* January 9, 1997, 31 页. 全文可见网站: drjbloom.com/Public/20files/Lewontin_Review.htm. 部分参见: 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1997/jan/09/billions-and-billions-of-demons
- ³⁹ 注释 11, 240 页; 中文版 225 页。
- ⁴⁰ Grigg, Russell. “Darwinism: It Was All in the Family.” *Creation* 26(1) Dec-Feb 2003-2004, 16-18 页。
- ⁴¹ 注释12, 37-40 页; 中文版 21-24 页; Taylor, Ian, In the Minds of Men 5-12 页; James-Griffiths, Paul “Evolution: An Ancient Pagan Idea” *Creation* 30(4) Sep-Nov 2008 34-36 页; Griggs, Russell “A Brief History of Design” *Creation*

22(2) Mar2000 50-53 页.

- ⁴²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with original omissions restored, edited with appendix and notes by his grand-daughter Nora Barlow), Collins, London 1958. ‘Religious Belief’, 85–96 页; 引用 Grigg, Russell “Darwin’s arguments against God: How Darwin rejected the doctrines of Christianity” creation.com/darwins-arguments-against-god.
- ⁴³ Grigg, Russell. “Did Darwin Recant?” *Creation* 18(1) (December 1995):36–37. 参见网站: creation.com/did-charles-darwin-recant.
- ⁴⁴ Sarfati, Jonathan. “Life on Mars? Separating fact from fiction.” *Creation* 19(1) (December 1996):18–20.
- ⁴⁵ Grigg, Russell. “Did life come from outer space?” *Creation ex nihilo* 22(4) (September 2000):40–43. 参见网站: creation.com. 中文版: creation.com/cs
- ⁴⁶ 生物学 八年级下册, 49 页.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 ⁴⁷ Sarfati, Jonathan. “Sugars from space? Do they prove evolution?” *TJ (now Journal of Creation)* 16(1) (April 2002):9–11. 参见网站: creation.com. 中文版: creation.com/cs
- ⁴⁸ 注释 47。
- ⁴⁹ Sarfati, Jonathan. “Did life’s building blocks come from outer space? Amino acids from interstellar simulation experiments?” *Journal of Creation* 16(2) (August 2002):17–20. 参见网站: creation.com. 中文版: creation.com/cs
- ⁵⁰ 注释 49。
- ⁵¹ 注释 7, 31-35 页。
- ⁵² Crick, Francis, Life Itself: Its Origin and Nature. Simon and Schuster: 1981, 88 页; 引用注释2, 91 页.
- ⁵³ Horgan, J. “In the Beginning...” *Scientific American* Feb. 1991, 125 页; 引用注释2, 91 页.
- ⁵⁴ 注释 45。
- ⁵⁵ 例证参考: Ellis, George. “Does the Multiverse Really Exist?” *Scientific American* 305(2) (August 2011) 38-43 页